

0098.5

宣傳叢書之六

曾廣情在川講演集

中國國民黨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印

MB
D693.09
756



曾特派員擴情最近肖像



3 1799 5857 8

曾擴情在川講演集

目錄

- (一) 望共奮起團結救國
- (二) 國難中新聞記者的責任
- (三) 開誠佈公團結奮鬥
- (四) 革命乃義務而非權利
- (五) 中央望川中各軍合力剿匪
- (六) 四川剿匪問題之新開展
- (七) 視察川西南黨務之經過
- (八) 視察黨務經過

(九) 剿匪抗日與閩變之觀察

(十) 視察各縣黨務之經過及其感想

(十一) 四川黨務之新路線

弁言

四川黨務，糾紛經年，其影響於本黨自身暨民衆之信仰者，實至深且鉅。中央關懷黨務，乃眷西顧，於今年三月，特派中委曾擴情氏返川，担任四川省黨務特派員，全權負責整理。曾氏感國難日亟，川亂尤深，非本黨同志，一致團結、全國同胞，共同奮鬥，不足以救國自救。故返川之初，於黨則揭櫫『開誠佈公，團結奮鬥』之義，以昭示全川同志。於國於川，則主張『剿匪抗日，救亡國存』，促川中軍民，一致奮起。八月以還，以曾氏之大聲疾呼，赤誠感召，黨務糾紛，既已完全解決，前途發展，指日可期。即勦匪軍事，亦因曾氏之京蜀奔馳，得有統一之機會，造成今日之局面。苟

全川軍事領袖，均能依照曾氏之主張，打破過去私鬥之積習，一致集合於中央領導之下，完成使命，則川中民衆，受賜良多，黨國前途，亦深利賴。抑曾氏言論中，尤有深值我全川同志同胞之注意者，則謂四川在中國之地位，實爲中華民族復興之根據地，而川中同志同胞之責任，不獨應以全力促四川於政治統一與經濟建設之途，且當肩此復興中華民族之鉅任也。我全川同志同胞，其亦聞風而興起乎！茲以各方之請求，用將曾氏返川後之講演，編爲一集，顏曰『曾擴情在川講演集』，以供全川同志同胞之研讀焉。并附數言於此。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編者識。

望共奮起團結救國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招待重慶新聞記者席上演說

記者諸君：今天承諸君翩然蒞止，兄弟覺得非常榮幸。過去兄弟剛來返川，承諸君指導幫忙不少，兄弟很是感謝。這次奉中央命令，返川處理黨務，得與諸君重相見面，兄弟是異常高興，特約諸君來此談談。諸君是民衆的喉舌，負有指導輿論，宣揚黨義的責任，今後借助的地方甚多。兄弟現在所要說的，可以分爲三點，第一是關於黨務方面的，第二是關於抗日問題的，第三是所希望於諸君的。

關於黨務方面

四川黨務，自民十五公開辦理以來，到現在已有七八年了。這七八年當中，以全川同志之努力，四川黨務。已有不少的進展，和相當的成績，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過在另一方面，因環境的困難，經費的艱窘，和同志間尙未能切實團結，在進行上實在免不了許多的障礙。

此次中央特派兄弟回川，處理黨務，兄弟以辭不獲命，且分屬黨員，責無旁貸，祇得勉爲其難。不過四川黨務，既有七八年之歷史，中央指派負責同志，亦先後不下二三十人。以七八年之長時間，數十人之聰明才智，尙不能進行順利，達到完滿的目的，則兄弟以個人有限之才力，三數月短促之時光，豈能將其澈底整理？今後的困難自不言可知！不過社會上一切事業之進度如何？均須視其力量之大小爲轉移，而其力量之或大或小，又須視其組織之健全與否爲標準。如果真有健全的組織，自然會發出偉大的力量，有了偉大的力量，自可打破一切困難，得着美滿成績。所以今後四川黨務前途如何，便須視川中同志之能否更加統一志意，團結精神，以造成健全之組織爲唯一的量尺。假使我們全川同志，都能精誠團結，以造成健全的組織，自然會發生偉大的力量，那末，我相信就是兄弟不來走這一趟，四川的黨務，也自然能夠日臻上理的。否則，中央就派十個會擴情回來，在四川住一萬年，恐也不中用！因爲四川同志之於四川黨務，其關係之密切，猶如自己的家務一樣。請問自己的家務，自己不來整理，誰來整理？那末，

四川的黨務，四川的同志不來整理，誰來整理？難道對於自己的家務，自己卻認為毫不相關嗎？天地間沒有這種道理！難道對於自己的家務，自己都可置之不理嗎？天地間也沒有這種道理！所以推進四川的黨務，其責任完全在我們全川同志的身上！如果辦得很好，不僅是我們全川同志應盡的責任，也是我們全川同志的光榮！如果辦得不好，不僅是我們全川同志，放棄了自己的職責，也是全川同志的羞恥！至於兄弟此次奉命返川，處理黨務，所敢自信的，就是一秉赤忱，團結同志，本着總理大無畏的精神，大公成無私的態度，以鞠躬盡瘁於黨務之推進。至於個人之利害得失，在所不問，只要能夠促全川同志，精誠團結，這便是兄弟最大的希望！也是中央給予兄弟的使命！因此這次兄弟回川的任務，是處理的性質較多，辦理的性質較少。只要能使各同志精誠團結，兄弟即當返京覆命，至於以後的責任，仍須由川中的同志來負擔，辦理。諸君！現在黨國的前途，已達極度的危險，一面是赤匪的披猖，一面是日寇的橫暴，當此內憂外患，交迫而來之時，這剿匪抗日的工作，實在是負着建國救國的本黨每一個同志，所應該負薪

嘗膽義不容辭的唯一責任。如果在這種生死存亡的關頭，本黨同志之間，都還不能精誠團結，那末，還說什麼剿匪，還說什麼抗日！黨國前途，還有什麼希望呢？

關於抗日問題

說到抗日，實在是目前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也是一件極不容易的問題。我們必須把日本爲甚麼要侵略中國的根本企圖和對象，認識清楚，分晰明白，同時也要把我們中國的情形，和抗日的力量，作一番詳細的檢閱，才能夠定出一種整個計劃，和根本辦法，決不是空口說白話，便可於事有濟的！

日本爲甚麼要侵略中國呢？我們看田中義一的奏章吧，他說：『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因爲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綫，不能征服滿蒙，便不能征服支那，不能征服支那，便不能征服世界。』所以日本之侵略滿蒙，固然是征服中國，而其最大目的，却還在征服全世界，這是日本數十年來，朝野上下，一成不變的大陸政策，這是第一點我們應該明白的。其次，他又唱出一種荒謬的論調，說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國家，唯一條件，是要他那個國家的地土下面有豐富的寶藏，而世界上最有

希望的國家是那些？換言之，就是世界上寶藏最豐富的國家是那些？第一是美國，第二是俄國，第三便是我們中國。他對於美國俄國，雖然垂涎覬覦，但還不敢動手，至於中國既是寶藏豐富，應該是有希望的國家。但他認為中國這種劣種民族，實在不配享有這種肥美的地土，豐富的寶藏。同時他更認定他們區區三島的土地，是莫有希望的。但他們的民族，却有支配世界的能力，是所謂世界之主，所有世界上肥美的土地，豐富的寶藏，都該他們這種世界之主的優秀民族享受，這是上天賦予他們的特權，這種言論，固然荒謬絕倫，但其併吞世界的迷夢，却做得正酣呢！這是第二點我們應該明白的。還有，日本這次侵略我國，確是全國總動員，早有非常的準備。據調查所得，他不僅是向中國準備，簡直是向世界準備。即使對美俄宣戰，乃至掀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亦在所不惜。這并非危言聳聽，實在是有事實可憑的。這是第三點我們應該明白的。不過聰明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一面作非常的準備，一面又唱出什麼利益均沾，什麼設立中立區的鬼話，以圖和緩國際間的空氣，淆亂世界的聽聞。更其聰明不過的，他這種征服支那，以

至征服世界的企圖，雖是整個的，而他的行動，却是零碎的。今天侵佔東三省，明天侵佔熱河，今天製造滿洲偽國，明天擁護溥儀傀儡，並將這種事體，認為是我國內部的民族自決的問題，一種地方性的事件，而不認為是侵略的行動。他爲什麼要採取這種零碎的行動呢？因爲一則免得暴露他自家全部的野心，減少世界各國的注目，一則免得過於激動中國的人心，使中國人民，在這種零零碎碎的行動之下，漸入於麻痺的狀態，這是第四點我們應該明白的。總上以觀，日本的野心，既是這樣的毒辣，日本的企圖，既是這樣的陰狠，日本的準備，既是這樣的充足，日本的行動，既是這樣的狡滑，這抗日的問題，豈是一件容易的事麼！

回頭來看一看我們中國的情形怎樣？抗日的力量如何？這未免令人痛心。自然，說到抗日，就是要與他訴諸武力，拚一死戰。而說到訴諸武力，就有其必須具備的條件，第一是經濟，第二是武器，第三是人口，第四是交通，我們中國對於這四種條件怎樣？是否完全具備？是否完全充分？我想不用說，大家都是知道的。除人口一項而外，其餘

恐怕都是不夠罷。不特此也，中國人口雖多，但並非都具有抗日的精神。譬如那成千成萬的赤匪，他不僅不能抗日，而且還要在後防搗亂，直接殺人放火，牽制政府，間接即不啻與敵勾結。其次各種反動派系，不惟不幫助政府共赴國難，反借國難爲名，以達到其奪取政權的私圖。正所謂增加政府一分之困難，即減少政府抗日之一分力量。至於前年空前未有的水災，過去迭次內戰的損失，政府人民，在人力財力兩方面，更不知犧牲了若干。而尤其是困難的，是現在所有全國的軍隊，不一定都是集中在剿匪抗日這個旗幟之下，來聽政府的指揮，服從政府的命令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本來中國已經是一個很貧弱的國家，一切都說不上，即使將所有的人力，財力，通通集中起來抗日，都還嫌不夠，再加以這種種原因，於是政府雖下了抗日的最大決心，但在進行上總是萬分的困難。欲偏重抗日，則又無力剿匪，欲偏重剿匪，則又無法抗日。但攘外必先安內，非安內不足以攘外。譬如一個垂死的病夫，與一個強有力的壯士決鬥，病夫必先健康其身體，充實其力量，然後方可操勝算。如其不然，則直等於以垂死之病軀，當壯士之猛

擊，豈不是白白送死嗎？諸君！中國是垂死的病夫，日本是有力的壯士，那麼，現在的中國應該怎樣？還是白白送死嗎？還是作決鬥的準備？我想，當著這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朝夕難保的關頭，白白的送死，固可不必，但決鬥的準備，却是千萬的應該。那麼，所謂準備又是怎樣呢？兄弟前面曾經說過，組織就是力量。假使我們全國一致動員，將全國人力，財力，武力，精神，時間，都健全的組織起來，集中於勦匪抗日的旗幟之下，聽政府的指揮，服從政府的命令，那麼，對於抗日問題，定有相當的辦法。總而言之，現在能不能夠抗日勦匪，能不能夠安內攘外，以期救亡圖存，就看全國同志同胞，是否澈底的覺悟，能否健全的組織起來，一致奮鬥呵！

至於全國同胞之能否精誠團結，一致奮起，這個責任，又完全是在本黨身上，完全在本黨每一個同志身上。因為本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是現在握得政權的一個政黨，是負有時代的使命，站在時代的前頭，來領導整個民族，以求國家之自由平等的。本黨既扭負了這個重大的責任，所以要促成整個民族大家起來，各派各系，一致覺醒，便須由

健全本黨自身起。換言之，就是要先求本黨的同志精誠團結，再由本黨同志的團結，以促成全國同胞的團結，由本黨組織的健全，以求國家民族的健全，我們必須使全國同胞溶成一個整個的力量，才有力量來剿赤抗日，才能為中國打出一條新生路！這是要希望大家注意的。

對於新聞界的希望

兄弟還有希望於新聞界諸君者，兄弟前面已經說過，諸君是民衆的喉舌，負有指導輿論，宣揚黨義的責任。現在我們既然知道當前的重大問題，是抗日與剿赤，而救亡之道，又惟有全國同志同胞，精誠團結，一致奮鬥，則新聞界的同志，便應該盡力宣傳，喚起民衆，暴日的野心何在，赤匪的罪惡如何，如何方能完成抗日剿赤工作，這些，都有待於諸君之宣傳和鼓吹的。這是諸君本身應有的責任，也是客觀環境的要求，毋庸兄弟來多述，就此敬祝諸君的努力！

會擴情在川講演集

國難中新聞記者的責任

——二十二年五月六日在成都招待新聞記者席上演說——

記者諸君：

諸君服務社會，至爲辛勞，兄弟在百忙中，奉邀各位在此小聚，承諸君惠臨，至爲欣慰。兄弟奉中央使命回川，深知中央對於新聞界，異常關懷，尤其對於地域較爲僻遠之四川新聞界，垂念更切。諸君在不統一的局面當中，以代表輿論資格，促進社會之改善，推動黨務政治軍事之發展，責任至重，工作至繁。而中央對此，未能切實指導扶助，兄弟敢代表中央，致其歉意。同時謹以中央關懷之忱，向諸君致其慰問，至於兄弟此行受命處理四川黨務，期以健全之黨，導川局入於和平安定之途，藉副民衆解除痛苦之希望。惟川事無論黨務政治軍事，皆係全體川人之事，亦即總理所謂衆人之事，新聞界乃社會之南針，其責任與兄弟所負之使命相同，故於抵省之日，急謀與諸君見面。今日

之會，誠不僅慰問諸君，實欲以共同之責任與諸君商榷，期於今後作共同之努力。故今日之聚會，換言之，謂爲對黨國分擔同一對象的工作之會可也。然則同一對象之工作爲何，兄弟請就黨務與勦赤抗日兩方面言之。此兩個問題，分而言之，性質似乎各別，其實乃是一個問題。記者諸君，時至今日，非吾國家歷史上空前未有之難關乎？非吾國民族在存亡綫上之危境乎？誰給吾人以最嚴重之存亡難關，此固夫人而知爲日本帝國主義。夫日帝國主義嫉中國革命之成功，蹈瑕伺隙，由來已久。二十年秋，正我國天災人禍交相煎逼之時，遂突以獸兵大肆暴行，侵我東省，更及內蒙。是以中華民國目前之第一問題，當爲抗日。但日本帝國主義所乘吾人之弱點安在？蓋由於中國革命自北伐成功以來，即因黨內糾紛迭起，國力耗於內爭，然此種黨務糾紛之根本原因，厥由于共產黨以加入國民革命之假面具，肆爲挑撥離間之陰謀；流毒所至，黨之完整，至今猶受其害，共產黨既陷本黨于破碎支離，使國家失去統馭，使社會失去重心，馴至殺人放火，全國同受慘禍，於是日本帝國主義，乃乘機內犯，觀於日外交界對歐美所發之言論，自認東

反赤之主幹，其所假藉，非無因也。共產黨徒不惜以民族爲犧牲，直接投降於赤色帝國主義，間接授白色帝國主義以侵略之機緣，是以中華民族目前之第二問題當爲剿赤。對於國家民族生死關頭之兩大工作，誰應負其責任，當屬於領導國民革命之中國國民黨。數年以來，中國國民黨因負責領導革命之故，內受共產黨之分化而屢起糾紛，黨基瀕於動搖。復因負責復興中華民族之故，外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國基瀕於危殆，革命中衰，民族沉淪，雖非國民黨之所致，亦正因國民黨之不肯放棄責任，逼使共產黨帝國主義圍窮而七見也。其中因果，倚伏至微，倘非經過個中困難，固不免爲蜚語流言所蔽。然國民黨以忍辱負重之態度，承受若干之責難，愈奮其鞠躬盡瘁之素志。故國難既興，精誠團結的口號，乃自歷經險阻艱難之領袖沉痛倡導，一年以來，人事繁複，障故百出，致使救黨救國之精誠，尙未盡諒於民衆。而國難由是愈深，吾黨責任由是愈重，同志覺悟之需要，亦由是愈見迫切。所幸在此精誠團結的口號之下，中樞同志，已漸協力同心，一致努力。而剿匪之功，將底於成，抗日大計，亦能由籌策而逐步實行。在此剿赤抗日

工作愈爲緊張之際，黨之完整，愈爲必要。蓋領導勦滅抗日者，必以黨爲推動之重心也。而吾川黨務，乃適於此時發生糾紛，此中央之所引爲深憂，而以調解整理之任加諸兄弟之身也。吾川黨務，發達至早，中華民國開國之初，流血死義，實以川籍同志爲衆。而此堪與革命策源地比肩光榮之四川黨務，乃以糾紛聞於全國，重使中央懷慮，同志寒心。興言及此，凡我同志及同情本黨希望革命成功之同胞，皆當引爲深惜。兄弟前與省內外同志交換意見，咸謂宜有以泯絕之整理之健全之，俾復光榮之舊觀，開偉大之新機，領導民衆，勦滅抗日。兄弟因深感省內外同志，均同此心，目標既一，團結必有可期，故敢以後進之身，奉命不辭，然此總非兄弟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企及，新聞界應與分擔工作，使精誠團結之意義，充實於吾川黨務，再進而以精誠團結之意義，發揚光大，致全川於統一安定之局。然後以天府雄資，負擔勦滅抗日工作，此兄弟與諸君所當共勉者也。夫正視聽，端趨向，整齊風俗，移轉人心，此種無上權威，全在諸君，深望諸君對於赤抗日之一切行動，加以擁護，凡有記取，務求翔實，勿爲流言所惑，以致抵滅民

衆劍亦抗日情緒，中華民族，實利賴之，至於今天因爲國難當前，兄弟本不應與諸君作酒食徵逐，惟以此後當與諸君共同工作，須諸君扶助之處正多，謹以杯酒，祝諸君健康。

會擴情在川講演集

開誠佈公團結奮鬥

——廿二年五月廿五日在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演說——

各位同志：今天擴情所要報告的，是關於此次赴成都的經過和今後整理四川黨務的辦法。在未報告之先，擴情對於本處的同志，在擴情離渝的期間裏，能夠精誠團結，努力工作，是感覺得非常安慰的。本處是全川黨務的領導機關，本處組織的健全與否，本處的工作同志能夠團結奮鬥與否，關係於全川黨務者至大，今後還期各位同志，本着一月來這種精神，繼續努力下去。

四川黨務，自從民國十五年公開辦理以來，已經有了好幾年的歷史了。省黨務機關名稱上的變更，負責人的改派，人數上的加減，可以說是經過了不少的變革，但不幸還沒有幾多成績可言。尤其是黨務負責人變更一次，即有一次糾紛，這種糾紛之發生，幾乎成了一種循環式的。中央關懷四川的黨務，以為長此下去，絕非一個辦法。欲為四川

黨務謀一新生之路，非加以澈底的整理不可。用是才有第六十次常會，派擴情一人回川，負全責整理四川黨務的決議。中央這一次對於整理四川黨務的決議，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要叫擴情來結束過去四川黨務的一切糾紛，重新爲四川黨務開闢一條光明的道路。擴情個人的能力，縱然有限，但既然分屬黨員自應絕對的服從黨的命令，所以於奉命之後，便毅然決然的回四川來了。

四川黨務過去發生糾紛的原因，據擴情觀察，第一是由於一部份辦黨的同志，只站在個人的立場上，爲個人的名利而奔走，而沒有站在黨的立場上，以個人的心思才力獻給於黨，爲黨努力。因之一切行動，遂以私人的利害爲出發點，而彼此間之衝突遂起，且愈演愈烈。第二是全川同志沒有認清我們今日奮鬥的對象，向着我們應該奮鬥的目標做去，反轉掉轉槍頭，向自家人砍殺，因之內部的衝突以起。第三是大家不能精誠團結，一致奮鬥。大家既然不站在黨的立場去奮鬥，既然沒有認清我們奮鬥的對象，則同志間之不能精誠團結，一致努力，自是必然的結果。有了以上三種原因，四川的黨務，

自然不會走上軌道了。所以四川黨務過去之不能推進，倒不是環境的惡劣，而是黨內同志本身的不健全。

擴情這一次奉命回川，根據過去對於四川黨務的觀察，所以本着中央的意旨下定決心，以『開誠佈公，團結奮鬥』幾個字爲努力的唯一標的。擴情以爲只有開誠佈公，大家站在黨的立場上，爲黨努力，不要以黨利已，則同志間的衝突，自然可以免除，精誠團結，共同奮鬥的目的，自然可以達到。國難到了這一步田地，要是我們黨內的同志還不能夠團結奮鬥，那裏還說得上去領導全國同胞一致努力呢？這是中央的意旨，也是擴情個人所抱的決心，而希望全川同志所共赴的一個標的。

過去渝蓉兩方面同志間的意見很不一致，這是無庸諱言的，擴情此次既奉命回川，自然希望全川同志的意見都趨於一致，以便共同努力。個人這一點慮忱，頗爲渝中一般同志所諒解。所以到了重慶以後，一切進行，均極爲順利，本處亦於四月二十五日成立，開始辦公，擴情得了這種結果，更增我幾多勇氣，更想把我這一點愚忱貢獻給全川同

志，使全川的同志都能諒解。

於是便決定到成都一行，藉便與成都方面的同志，商洽今後整理四川黨務的意見。

在未到成都以前，成都一部份同志，對於擴情個人是不大諒解的，所以擴情剛到成都的時候，一時傳單標語，歡迎打倒，真是五光十色。這或者是個人的誠信尚有未孚之處，所以當時毫不介意。一面覺得個人的意見，更有向蔡中同志申述的必要，於是分訪前黨務特派員宋紹曾，曹叔實諸先生，在本月三日宋曹諸先生的歡迎席上，更詳述目前本黨的危機，團結奮鬥的必要，和個人回川的主旨。希望從前種種，譬為昨日死，今後種種，譬為今日生，大家今後化險成見，從新幹起。個人的態度是很坦白的很誠懇的，這頗使當時在座的各位同志感動，甚有泣下者。又個人對於成都的新聞界和民衆團體，都將這種主旨向他們說明和表示，他們大家都很諒解和同情個人這一點愚忱。照這些情形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個人這種開誠佈公，團結奮鬥的主張，全川各方面的同志同胞，算是大家都明白了解了，這是個人引以為非常快慰的。

不過擴情奉命返川的目的，並不是在假借黨的名義，在四來川博得一點各位同志同胞之同情的虛榮，就算完事，而是如前面所說，要把四川黨務過去的一切作一個總結束，并開出一條新的道路來，爲本黨在川建樹一個堅固不拔的基礎。所以對於如何結束前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等事，均曾與宋曹諸先生詳商，期早得一正當解決。但所謂詳商者，並不是要商量一個甚麼交換條件，譬如說；擴情個人願意出甚麼條件，請他們那個特派員辦事處即日結束，或者說他們要有甚麼條件，才承認結束前特派員辦事處。因爲擴情既奉命全權辦理四川黨務，則前特派員辦事處之應結束乃絲毫不成問題，而且我們如果都是爲黨努力，則我們同志間應該坦白的合作起來，絕不能有甚麼條件之可言，這是很明白的。黨是全體同志的黨，並不是擴情個人的黨，我個人縱然願意忍辱接受別人的甚麼條件，但這顯然是侮辱了黨。我個人可以忍受任何人的侮辱，而我們的黨是不容許受任何人的侮辱的。

因爲在成都住了將近二十天，關於前特派員辦事處的結束問題，尙無相當的結果。

所以個人便回重慶來了。今後整理四川黨務的辦法，個人決定將四川黨務的真實情況，一一向中央呈述，請示解決方針，以便所有遵循。

記得離開南京的時候，戴季陶先生曾向我說，你回川去辦黨，要辦到死字才對。當時我聽着戴先生的話，很是詫異，以爲回川辦黨，何至於就會談到要死的問題呢？及到這次回川一月，才覺得戴先生的話是絲毫不錯。我們今日來辦理黨務，非抱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是不行的。我們今後要想辦好四川黨務，應該立下奮鬥犧牲的精神，堅決的努力下去。兄弟這一次回川是抱得有最大的決心的，還希望大家同志，共同照此目標奮鬥！

革命乃義務而非權利

——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在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演說——

各位同志：本處自成立以來，至今忽逾一月。在這一月中，得各位同志的努力，一切工作，已經有了一個頭緒，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不過過去這一段工作，只是一種清理和整理內部的工作，對於全川黨務的整理，實際上還未着手。四川黨務，近幾年來，雖經過去負責同志的努力，猶無幾多值得稱述的成績。因此積病太深，廓清亦殊困難。這一次中央命個人回川，負責整理，意在結束過去一切的糾紛障礙，重新開出一條新生的道路，可是這工作不是個人一人之力所能負擔，是要希望全川同志共同奮起的。

於此我們要明瞭：革命工作是一種義務，而不是權利。這就是說，如像一個黨員來做黨務工作，這應該是出於他個人一種責任的自覺。他是黨員，他應該貢獻其心思才力，為黨盡力。要以這種無條件的純潔的精神去為黨服務，黨才有發揚光大的機運，黨員

本身才不愧是一個黨的忠實份子。從另一面說，黨員辦黨，如果認為是一種權利，則其結果，黨務的推進與否，將不為其重要的目的，而只兢兢於權利的爭奪，黨未有不起糾紛，黨務未有不趨於不良的境地的。

其實，這是一個自殺的道路，可惜不為幾多人所了解。擴大一點的說，中國要有辦法，須得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健全才行，國民黨要能健全，須得全黨的同志都忠實為黨才有希望。反轉來談，一個黨員一個國民要有出路，必得以整個黨國有了出路為前提，這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所以我們的出路，是在為黨國謀出路，黨國有了出路，我們個人自然也有了出路。不此之圖，而只兢兢於權利之爭，則黨國自然會因此混亂而走到了滅亡之途，我們自身也就只有同歸於盡。所以我們說，誤認革命工作為一種權利者，既然誤黨誤國，亦實以自殺。

個人這一次回川，抱定這一種宗旨，頗願與全川同志共同努力，所以會到川中各地徵求各方同志的意見，這種主旨，能夠諒解的固然很多，而被其誤會了的，也還是有人

，有人以爲個人回川辦黨，是侵佔了他們的權利，或者以爲如果要講合作，必得有一點交換條件。這種不良的現象，個人不願加以批評，只有覺得痛心。不過個人的責任是中央所賦予的，中央要命令我如何做，我便如何做，我今後整理四川黨務，惟有在中央指導之下，秉公個人的亦忱，努力幹去。艱難非所畏，困苦非所惜，因不如是，我不惟對不起黨，亦對不起我自己。個人在數日內，即將赴京一行，對整理四川黨務的辦法，向中央詳細請示，約十天內外就可以返川，開始整理，尙望本處同志，大家振起精神來努力奮鬥！

中央望川軍合力剿匪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第十二

次總理紀念週演說——

各位同志！兄弟自前月二十日離開重慶，到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多月零幾天了。這一次出州和南京去，本來預定是要早幾天來的，中間因為待辦的事情多，所以遲至前天才回到重慶來。在兄弟離開這一個月中，本處的各位同志，能夠精誠團結，共同去努力。使本處內部的一切事情，處理得很有頭緒，這是兄弟覺得非常之安慰的。不過過去兩月的工作，是整理過去和預備將來的工作，今後四川的黨務，便將正式開始整理了。一切進行，比較過去兩個月，自然更要繁重些，還希望各位同志，本著兩月來的精神，繼續努力。

兄弟這一次入京的目的，大要共分兩項；第一項是向中央報告四川黨務的現狀和請

示今後整理的辦法，第二項是向中央軍政當局，報告目前川中的軍政和匪患的情形。兄弟離川後，先到南昌謁蔣委員長。其時蔣委員長正在前線督師剿匪，便又到前綫去向其報告一切。次到南京，向中央組織委員會報告黨務，并向行政院汪院長報告四川政治現況。此後又一度到廬山謁蔣委員長。因為這種關係，所以便把返川之期遷延了。現在把兄弟這一次入京報告和請示的結果，向各位報告一下。

談到整理四川黨務的辦法，在中央命令兄弟回川時，本來頒發得有的，不過那僅僅是一個大綱，至于詳細的實施方案，還得待根據川中的實際情形來擬定。所以兄弟於四月到川後，便依據個人觀察所得和徵詢各方同志的意見，擬定一個澈底整理四川黨務的計劃大綱，呈請中央核奪。又因為自己覺得四川黨務的情形太複雜，還有向中央負責人當面請示的必要，所以便決定赴京一行，經兄弟當面報告和請示的結果，中央對於四川黨務過去不健全的癥結和今後應該如何加以整理，十分明瞭了，而且有了很好的決定。對於本處所擬的澈底整理辦法，亦略加修正，予以批准了，辦法內容的大要，第一項

健全各縣市黨部的問題。半年來川中各縣市黨部，有一部份形成指委會與整委會之對立，因此引起多少糾紛，不惟有礙觀聽，抑且力量相消，是一種最可痛心的現象。這種混亂的局面不能讓其長。此存在，過去兩月來維持現狀的辦法只是一種治標而不是治本的方法，治本的方法，是在把各縣市黨部，澈底的加以整理，加以改組，對於黨務工作人員的選擇，採取嚴格的辦法，對於過去工作有成績或有能力認識的同志，當然應該加以保障，反是，凡過去辦理無成績而又無革命的認識與能力的人，則當毫不遲疑的將其撤換，亦不再委這種同樣的人來負辦黨的責任，重蹈過去的覆轍。至於整理的步驟，當分期期的辦理，所謂分區，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以工作的性質來分，如匪區（如通南巴等縣）近匪區（如川西北各縣）各族混處區（如屬各縣）以及普通區等，這各種地方，情形既然不同，整理和進行的辦法當然應該有異，所以在工作實施方面，應有個別的辦法。一種是以重要地域來分的，如成都，潼川，瀘縣，遂寧等地是，這些重要的縣分，兄弟決定自己去考查辦理。其他次要一點的縣份，則派員前去辦理，以收實際攷查之

效。至於所謂分期，則是說把黨務的進度分爲幾期，第一期辦到那裏，第二期又辦到怎樣，以期按時計功，免至遷延時日。第二項是本處設一設計委員會的問題，關於設計委員會之設立，其目的在集思廣益。贊襄黨務的進行，這是中央前此頒發給兄弟的整理四川黨務大綱上所規定的。這一次入京，關於設計委員會的人選問題，已經同中央商定了，即由兄弟聘請曹叔實，郭雲樓，彭給，魏廷鶴，胡素民，冷曝東，陳紫輿等七同志爲設計委員，組織設計委員會，負整理四川黨務設計方面的責任，中央所以要規定成立設計委員會的用意，其希望是很大的。中央認爲過去四川黨務之無辦法，因于負責各同志不能團結奮鬥，所以要希望各位設計委員，爲全川同志作一個團結奮鬥的楷模。兄弟回川來辦黨，純然是一個過渡的性質，在兄弟辦理得了一個相當的頭緒，而事實上各位設計委員又能夠精誠團結，共同奮鬥，堪爲全川同志之模範的時候，中央便要將領導四川黨的責任，交給設計委員會各位同志，中央對於各位設計委員的期望既如此之殷，這是要求各位設計委員努力共赴的。至於成都前黨特處結束的問題，這一次兄弟入京，已向

中央請示有具體辦法，兄弟不日即將赴成都一行，可望得一解決。兄弟既爲整理四川黨務而來，絕不至使川中任何同志感覺不安和困苦，這一點苦衷，想來大家總可以相信的，還有所希望於本處及全川同志者，中央對於四川的黨務，既如是其關心，既爲我們定出了很好的辦法，那我們今後便應該拿出勇往前進的精神出來，在中央指導之下，努力以赴，上期有以副中央之厚望，下求對得過我們自己的良心，這才是我們當黨員的應有的覺悟，也是應有的決心。

其次，是四川的軍政問題。四川局勢，自民國成立以來，幾乎無日不在內亂之中，鬧得民穹財困，這是一種很可痛的現象。民十五本黨出師北伐，民十七統一了全中國以後，本應着手加以整理，救川民於水火。不幸這幾年來中原連年多事，時而赤匪猖獗，時而大水爲災，時而軍閥叛變，時而又暴日肆虐，以致中央勦滅救災，戡亂抗日，簡直的處於奔命，無暇西顧。又加以一般人的見解，深信『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歷史成言。以爲只要中原大局安定了，川亂是不足平的。所以都不甚重視川局的

變亂，不過據兄弟看起來，現在的情形，確然大不相同了。一則是中原的事變正多。大局何時可得治理，此時殊難逆料。在此中央疲于抗日剿赤與對付察粵等問題的時候，我們還希望他再來顧及四川的問題，這在事實上是有所難能，而且也不是我們四川人所應該有的態度。一則是四川自從去年戰事發生後，一方面是赤匪的乘機竄入，一方面是民衆負擔的鉅烈增加，民衆不堪其苦，這兩種病態現象，有一於此，也就不得了，何況兼而有之，若不早謀辦法，四川不到半年，必爲江西之續，非總崩潰不可。這個時候望中央來挽救，爲時已經太遲了。其實四川並不是沒有軍隊，全川的部隊有四十萬人之多。集合這樣大的一些力量，不惟可以解決四川的問題，而且還可以進而幫助中央，我們四川的軍人這時還不努力，要待何時呢？

四川當前最大的一個問題。當然是剿匪問題，共匪近來只佔據了通南巴幾縣，表面上是沒有幾大的力量的，不過共匪之爲害，鄂贛諸省，已經有過事實的證明，星星之火已見，燎原實在可憂。過去幾個月川中的剿匪，就因爲大家沒有合力進行，所以一部份

人去剿，另一部份人還在旁邊隔岸觀火，或者竟不惜互相伙併起來，以致匪勢日大，這是很可痛心的。兄弟因爲有感於此，所以這一次謁蔣委員長汪院長的時候，便將這種情形，詳細報告。蔣汪兩先生，都以兄弟這個話爲然。都認爲四川今日的問題，惟在合力剿匪。不惟剿匪要合力才行，且欲促成四川的統一，亦惟有合力剿匪。全川的武裝同志，要在剿匪的旗幟之下一致的團結起來，救川才有辦法，以此，中央便把剿匪的責任，交給四川善後督辦劉甫澄，任令劉督辦爲四川剿匪軍總司令，命令他統率全川各軍，實行出師剿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看起來，總司令的名義是很大的很光榮的，劉督辦這一次又算昇了官，這種想法，顯然是錯誤，是誤會了中央的意旨。中央之委劉甫澄任剿匪總司令，其目的是在加重他的責任，叫他今後要把剿匪的責任一肩擔負起來，努力完成肅清匪患的任務。至於川中其他各軍，中央既然明令歸總司令統率，則今後自應聽命于劉總司令，共同剿匪，不得再以剿匪的力量，去做其他的事情。赤匪是民衆的敵人，肅清民衆之敵的人，便是民衆的朋友，反是，就仍然是民衆的敵人，直等於共產匪黨。

，亦應該在打倒和肅清之列。至於全川各界之應集中其人力財力，以協助劉總司令剿匪，以期赤匪得以早日肅清，川局得以早上軌道，這又是當然不待贅說的事。各位同志負着推進全川黨義的責任，對於領導民衆，共同剿匪的工作，尤應更加努力。

四川剿匪問題之新開展

——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在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報告——

各位同志！今天兄弟約集大家到這裏來談話，是要報告這次兄弟到成都的經過和今後整理四川黨務的辦法。

這一次兄弟到成都去計有兩項任務，第一項是向劉總司令甫澄暨各將領轉達中央對川事的意旨，第二項是關於前成都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結束的一些問題。中央認為川事目前的要務，在於合力剿匪，自共匪再度攻佔川北通南巴各縣後，一時雖未前進，而休養準備，其志不小，假使不早謀合力將其肅清，則不獨四川民衆將遭受莫大的荼毒，即全川軍隊，將來亦只有同歸於盡。而且，假使共匪一旦佔據了四川，比佔據了贛鄂等省還要危險，直將成爲中國之大患，因爲四川的環境不同，地形險阻。贛鄂等省被共匪佔據，我們還可以派兵圍剿，至於四川，則四周大都是崇山峻嶺，國軍來去不易，欲謀圍

剿，其勢所有不能。共匪於此，則可從而打通國際路線，內外勾結，其結果豈尙堪言。所以川北的共匪問題，不獨爲四川一省之隱憂，實全國之大患，中央明鑒及此，認爲目前救川之道，非剿匪不成功，爲求剿匪軍事的順利進行，更望月來已經發生的川西軍事，早日解決，最好能用政治的方式解決，免致牽制剿匪的工作，而授共匪以猖獗的機會。這是中央對川事的主張。兄弟前次入京，奉蔣委員長汪院長的命令，叫兄弟將此意轉達川中各軍事首領，所以這一次到成都。特將中央這種意旨分別轉達。據劉總司令甫澄的表示，勦匪爲目前川省的急務，這是天經地義，川中各方所一致贊同的。中央這種意旨，川中各軍一致誠懇的接受。不過談到剿匪，當然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數月來剿匪之失敗，就是由於我們缺乏準備和計劃。這一次本人之欲解決川西的軍事問題，就是在謀剿匪軍事準備。中央恐怕因軍事問題而妨害了勦匪工作，這種愛護周到的心理是至可感佩的。川西的軍事問題，預計在二三週內就可望完全解決，我想絕不至於妨害勦匪的進行。而且，川西軍事解決的時候，也就是勦匪準備完成的時候，勦匪的工作，在二三週

後便可正式開始了，這是可以告慰於中央的。至於勦匪的計劃，擬在本人部隊中抽調精銳部隊六旅，劉（存厚）楊（森）田（頌堯）鄧（錫侯）各部調一旅或二旅，合共十一二旅，由本人直接指揮，餉彈亦由本人統籌統支，以作勦匪的基本部隊。我們勦匪的目的，絕不願意以鄰爲壑。把他驅逐出了四川的境界就算完事，我們是要把他在就地根本消滅，以爲一勞永逸之計。這種工作，預計本來可望於兩月內完成，不過爲求時間充裕起見，暫定三月爲期，大約三個月以後，四川的匪禍是可望根本解決的。不過，四川的紛亂已經很久了，把共匪消滅以後，四川的問題還很多，卽如說四川統一了，現在一般民衆所感受痛苦的苛捐雜稅自然應該打消，四十多萬軍隊也自然應設法安置的。這些問題，以後還待我們莫大的努力呢！這是劉總司令對兄弟的表示，其他各軍事首長的意思，也大概如此。兄弟以爲，以上各點如果真正能夠實現，四川的前途是大可樂觀的。

其次：是關於成都前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的結束問題。本來，前省黨特處的結束和移交是在本處開始辦公的時候就應該辦理的。不圖鬧到現在，本處成立已將過四月了，

他們還依然未辦理移交，這是一件可爲痛心的事。兄弟前一次到成都，爲了此事，曾與他們接洽了二十幾天，都沒有甚麼結果。因爲他們要求要結束費和解決各負責同志的工作問題，所以兄弟前一次到南京去，就自動的爲他們在中央請撥了一筆結束費。并且商得了中央的同意，聘請曹叔實陳紫輿諸先生任四川省黨務設計委員，而宋紹曾孫壺東兩先生則調中央服務。兄弟以爲個人這種爲同志的赤忱，是應該被人諒解的。這一次到成都去，又會到宋陳諸先生，當時兄弟說：本黨是一個革命黨，黨務機關也是一個革命機關，絕非可以與縣政府和徵收局等衙門相比，因爲縣政府和徵收局等，其負責者爲一人，其權力亦歸於一人，一旦移交了，則責任既終，權力亦失，在這種情形之下，移交常常發生糾紛，是不成問題的，不過黨務機關與此截然不同。黨務機關是全體同志的機關，黨務負責人不過是工作分配上不同，決不是說，在工作時與黨務機關有關係，移交後就無關係了。就譬如前省黨特處，雖然由宋陳諸先生負責辦理，但兄弟因爲是一個黨員，兄弟與前省黨特處也就是有關係的，反轉來說：前省黨特處移交了，由兄弟來接辦，

這不能說宋陳諸先生就完了責任了的。宋陳諸先生依然是本黨的同志，依然是有權力過問的，明瞭了這種道理，則過去的誤會，我們應該很容易的把他消除下去，所謂結束和移交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兄弟說了這一段話，當時宋陳曹孫諸先生都很以為然。所以兄弟便把中央所發給的結束費和設計委員的聘書交給曹陳諸先生，一面更電呈中央，請調宋孫兩先生入京服務。照常時的情形看來，前省黨特處的結束，是應該不成問題的。不過近幾天來，聽說又有了甚麼問題了。聽說有些人的主張，現在既然有了經費，很可以再幹下去，這究竟是否事實，還不得而知。縱使是事實，兄弟已經決定，以後絕不過問省特處結束不結束這件事情了。天下如果還有是非公理，我們最好是將這類事情付諸公理之批評，一般人自然會與我們以一種是非的判斷，天下如果已經沒有了是非公理，則在是非混沒的時期中，我們要去與人爭執，恐怕也是沒有意義的，好在黨務工作，是一個革命的工作。只要我們能夠努力奮鬥，能夠領導同志同胞，則一個機關的結束與否，倒不生甚麼問題，這是兄弟以後不願意再過問這些事，而希望大家專心努力工作的。

意思。

至於談到整理黨務，關於整理的方案，早經中央批准，在最短的時期內，即將開始進行。進行的步驟，大約分爲三項，第二步是將各縣市的指委整委，一律撤回。第二步是派員分區視察，第三步是從新派人負責整理，我們在第一步所以要將各縣市的指委整委一律撤回，是因爲想圖謀過去黨務糾紛的一個總結束，爲今後四川黨務開闢一個統一的新機。我們所以要派員視察的原因，是要到各地去視察實際的情形，過去工作人員的勤惰和能夠勝任與否，以定將來的去取。至於談到派人從新整理，絕不是要在過去黨務工作人員以外，另外派人去負責，今後各縣市的黨務工作人員，絕對的以委派原來的負責同志爲原則。兄弟回川來領導黨務，並沒有帶來一個私人，也無任用一個私人之心。兄弟對於各縣市負責同志的去留，只是立下一個客觀的標準，除非是不適合於這個客觀的標準，兄弟絕不至於妄易一人的。黨務機關並非衙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惡習，應該澈底的推翻，如果一個有成績有歷史的同志，我們無故的將其工作的機會取消，則

我們就不帶將黨中忠實努力的同志排開了，那我們就對不起黨，問不過自己的良心，兄弟自信爲人光明磊落，萬萬不做這種事，這是希望全川同志明瞭的。

視察川西南黨務之經過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在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第二十六次紀念週上報告——

各位同志！今天兄弟所要報告的，共有四點，即：（一）此次派員到各縣暨本人親赴各縣視察黨務之意義。（二）本人由蓉繞道川南視察沿途各縣黨務之經過及其感想。

（三）今後處理各縣市黨務之方式（四）對於宣綏失守之認識及個人對於此事的主張。

本人自從奉命返川以後，即決定派員到各縣視察黨務，并親自到重要縣市去視察一下。現在，各區視察員已紛紛出發，本人此次由蓉返渝，沿途也視察過了幾個重要的縣分。四川黨務，自從去年改組後，曾經發生了成渝對立的糾紛，這是不可諱言的。今年三月，本人奉命回川整理。對於四川黨務糾紛的癥結所在，雖然大體上很明瞭，但究有待于實地的攷察。各縣市工作同志，過去成績和錯誤何在？各縣市的特殊環境如何，

這是今後處理各縣黨務所必須知道的大前提。要很詳盡很客觀的知道這些，就非派員出去考察并親自到各重要縣分去看一下不可，這是到各縣市去視察的第一個意義。其次，本黨的責任，在領導民衆，共同奮鬥，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四川各界民衆，對於本黨的信仰，近來頗見低落，這原因，由於本黨同志未能切實的領導民衆，因之民衆遂日與本黨遠離，這是一件最不好的現象。目前的中國，是在內而赤匪，外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夾攻當中，國家民族的危殆，已經到了極點。在這個時期，本黨同志的責任，就是要領導一般同胞，走上救國的大道。所以這一次本處派黨務視察員到各縣視察，和本人親自出去走一趟，除了視察黨務以外，還在藉這個機會，與各縣民衆接近，訪問他們的疾苦，報告他們以最近國內外的情形，指示他們以奮鬥的正確道路。

本人是前月底離開重慶的。到了成都，曾經參加劉總司令的就職典禮，隨即召集成屬各縣工作同志，到成都來分別訓話。在成都工作完畢，即於十六日離開成都搭船到樂山，十九日就到了那裏。在樂山，曾經召集嘉屬雅（州）屬各縣工作同志訓話，并出席

各界民衆歡迎大會講演。此後於廿三日到宜賓。廿六日到瀘縣，亦分別召集宜屬瀘屬各縣工作同志訓話，并出席該兩地各界民衆歡迎大會講演。於二十七日返渝。在以上幾個地方，本人對於各縣市工作同志，曾經詳詢其工作近況，并告以本黨目前的環境，奮鬥的對像，和今後應走的道路。并勉勵他們，本黨同志，今後務須精誠團結，共同奮鬥。能夠精誠團結，則彼此間的隔閡可以排除，錯誤可以糾正，反革命者之挑撥離間可以杜絕，而糾紛不至發生。能夠精誠團結，則意志必能統一，對象必能認清，同志間的力量不至相消，而黨始能發生出偉大的力量來，沛然莫之能禦。對於各界同胞，本人曾向他們說明本黨之存在端在於爲民衆而奮鬥，離開了民衆，本黨是沒有存在之餘地的。現在我國的內憂外患，可以說并臻其極，這原因，是由于國力的不充實，政治的未上軌道。但國民心志的不齊一，因之步調未能一致，不能羣策羣力，共起救國，也是最大的原因。今後，望各界同胞，在本黨領導之下，共同奮鬥，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內肅清赤匪，然後我們才有出路，國家民族才可望生存。經過本人這一種誠懇的申說，結哭各

縣的工作同志，各界的同胞，都很受了感動。各縣的工作同志，大家都表示接受本人的意見，今後精誠團結，共赴事功。而各界同胞，亦能了解本黨確是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的黨，本黨所指示給他們的道路，確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因此自己很是高興，覺得不虛了此行。

本人現在決定在一二天內，又要啓程赴川北川東各縣視察，約半月以後可以再轉重慶來。至於今後處理各縣市黨務的方式，第一步，集合本人視察所得，和各縣市黨務視察員的報告，加以有統系的整理，俾能澈底的明瞭四川黨務糾紛的癥結所在，分析其一般的或特殊的原因，而講求一適當的對策，第二步，本人將根據考查所得，將四川黨務種種根本問題，呈報中央，請求予以一個根本的解決，並將考察結果，製發宣言，昭示全川同志，俾知今後努力之方向，第三步，對於各縣市工作同志的委派，自然依照數月來迭次所宣示的主張，以選用原負責人爲原則，苟原任各同志，忠實努力，本處決依客觀的標準，予以工作之機會，俾得繼續貢獻其心思才力於黨，但如有過去毫無成績而材

具又不堪勝任者，當然另派充任，以期健全各縣市黨部。黨是全體黨員的黨，同時又是領導民衆的黨，如何圖謀黨的本身之健全，最爲目前的必要之圖，本人自信大公無私，本人願以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爲全川同志倡，深望全川同志信賴本人這一點愚誠，共同努力奮鬥。

此外關於勦匪這個問題，本人也要報告一下，在赤匪剛剛竄入川北的時候，省外的一般人，就很爲憂慮。因爲以四川交通之不方便。各軍平時之積不相能，民衆之痛苦思亂，均易于赤匪以活躍的機會，所以大家以爲赤匪一竄入四川，後患不堪設想。但當時兄弟有一種幻想，以爲川中各軍，爲數不下四五十萬，縱然平時積不相能，但是當到赤匪來時，或能打破過去的成例，合力進剿，因以促成川局真正的統一，也不可不知。因爲赤匪並不是那一軍的敵人，是全川全國全民族的敵人，假如川中各軍，感於自身的存亡與國家和民族將同歸於盡，一旦天良發現，共同覺悟起來，不是匪患反成了促成川局統一的機會下麼？可恨到了這一向來，事實所表現，本人這種幻想，終究成了幻想了！各

縣的民衆，一聽川北匪勢甚張，有錢的人，只圖如何將款子兌到上海，如何保全家私，而很少敵愾同仇，共同撲滅赤匪的準備，而一般同胞，則多以赤匪尚未到了面前，尙多醉生夢死的！至於在軍人方面，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當到這匪禍深重的時候，正是要靠軍人出力以保衛地方肅清匪禍的時候，四川的剿匪軍事，分了六路之多，似乎可以一舉而蕩平赤匪了，但是結果呢？匪到營蓬，則營蓬駐軍不戰而退，匪到宣綏，則宣綏駐軍聞風遠颺，赤匪原是烏合之衆，但營蓬宣綏的駐軍竟畏懼這些烏合之衆如虎，各地的軍隊有保衛地方誓死守土的職責，而各該地的駐軍長官，竟棄之如敝屣！民衆的死亡流離，乃不值其一顧！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四川的剿匪軍事，要是如此的剿法，將不會有好結果的！中央對於剿匪軍隊臨陣脫逃，規定得有很嚴厲的辦法，本人這一次，對於各該地駐軍無故放棄防地，爲了顧念四川剿匪軍事前途的，爲了川中民衆的痛苦，不能不有一種主張，就是，那些臨陣脫逃的軍事長官，至少要能辦到革職帶罪立功的地步，以立國家的綱紀。關於這一點，本人日昨有電呈請中央，電文即可發表，請大家參看

賈蕪情在川壽菴集

視察黨務經過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成都對記者之談話——

視察各縣

余自上月十六日由蓉出發視察各縣黨務，先赴川南，次赴川東川北，爲時約一月有餘，曾在嘉定，敘府，瀘縣，遂寧，順慶，潼川各重要區域召集

之經過

附近各縣黨委訓話，各縣黨會均派代表參加。余曾將個人回川之任務，整

理延期之原因

，及今後整理之辦法，宣示於參加之各同志。各縣代表亦將各縣工作情形

，略有報告。此次視察結果，對於川中黨務糾紛之癥結，及工作不能推進之原因，業已

澈底明瞭。至此次視察之意義，余於上月離蓉時，曾向某社記者談及，在使破碎之黨務

趨於完整，疎懈之工作，趨於緊張。

黨務糾紛

吾川黨務糾紛迭起，民衆對黨信仰，亦因此影響而銷滅，言之實堪痛心。此次到各縣視察，始得明瞭各地黨務發生糾紛之原因，皆由于黨內同志

之癥結

，對於革命對象，認識不甚清楚。本黨的對象，係帝國主義共匪及貪官污

會擴情在川講演集

吏等等。黨中同志，應認清對象，領導民衆，努力奮鬥，才配爲革命黨人。兵過去各地負黨務責任之同志，於此異常忽略，反以同志爲對象，所有時間精神，均用以對付同志，甚至不惜以黨爲犧牲，而以對付敵人的手段陷害同志。標語傳單，互相攻擊，尤累見不鮮。同志之間，既成如此現象，欲求能領導民衆，推進工作，寧非夢想，此次視察各地，曾見亦有在此不安靜之環境中，仍能精誠團結者，其工作之表現，自與一般不同。於此證明黨務糾紛之原因，固在同志間失掉互信，精神不能團結，意志不能統一之所致也。

不能推
進之原因

黨務既發生糾紛，影響於工作進行，自甚巨大，然工作不能推行，尙有種種原因；第一點，客觀的——環境之惡劣！此次視察各地，各地黨務工作人員，紛紛陳述環境惡劣，不能推進黨務，余曾嚴厲申斥。指摘其工作之不努力。蓋黨務工作人員，所負之使命，在領導民衆與惡勢力奮鬥。黨務工作人員，不能突破環境戰勝環境，決不能完成其使命，故環境之惡劣，不特不

惡影響工作，而更使工作加緊，革命工作要在惡劣環境中表現纔算是真正革命工作。此種現象，實爲造成吾川黨務支離破碎之主要原因，余決不願爲之隱諱。第二點，工作之疏懈，在革命區域內，而使黨務不能推進，黨中同志，因感于環境之惡劣，有特殊之原因存在，於是工作之黨務工作人員，不願突破環境而抱得過且過之心。能力較差之黨務工作人員，而又無力突破環境。黨務工作，因此之故，工作不歸於停頓，即呈散漫無組織之象。黨務本身，既不健全，民衆遂失領導。過去吾川黨務，時間經過數年之久，負責同志先後有數十人之相繼努力，而在民衆方面，不能樹立相當基礎者，半由於此。

● 今後整理之辦法 ●

● 吾川黨務實況，既如以上所述，余最近即將此項實況詳細轉達中央。余回川任務消極的在結束過去一切，積極的在開始未來一切。至以後如何整理，俟將此次視察所得報告中央，由中央決定整個辦法後，再爲奉行

● ，至余對於川省黨務之態度，個人決以至誠以團結同志，決以大公以推

進工作。對於整理黨務之意見，在黨務工作人員方面，應負推動工作之全責，在上級黨部方面，應負保障推動工作之全責。能使一縣黨務健全，則健全一縣，其他環境惡劣而又有特殊原因者，則或更方式，設法推動。然此不過個人意見，仍須呈請中央始能決定。至余個人甚希望吾川同志打破成見，共同努力，完成一切工作和使命云云。

剿匪觀

感

已一致

●又會特派員談，此次親赴各縣，除視察各縣黨務外，同時并參加斂瀘潼遂順各地民衆歡迎大會，個人以極誠懇之態度，指示民衆對抗日剿匪之正當途徑，以統一抗日之聯合戰綫，及統一剿匪之觀感。一方面并勉厲各地同志，認清對象，領導民衆，完成此項工作，各地民衆，頗受感動，目前各地對抗日及剿匪之觀感，業漸趨於一致云。

剿匪抗日與閩變之觀察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擴大紀念週

念週演說

各界代表！各位同志！今天是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舉行擴大紀念週，兄弟能藉這一個機會，同大家見面，自己是非常的高興。

今天所要向大家報告的問題，實在是很多很多。但歸納起來不外是下面五點，即是：

- (一) 剿匪與抗日，應孰先孰後？
- (二) 如何去抗日？
- (三) 如何去剿匪？
- (四) 閩變之遠因近因及吾人應有之認識。

(五)四川在全國之重要性及吾人應負之責任。

以上分開來雖然是五項，但合而言之，不過是「如何救中國」一個問題，現在爲易於明瞭起見，不妨分開來詳細的說說。

(一)先談剿匪與抗日，應該孰先孰後？

赤匪是中華民族腹心之患，是殺人放火的暴徒；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侵陵我國的罪魁，是我國全體國民的公敵。赤匪之應該剿滅，暴日之應該抵抗，下消說，是絲毫不成問題的。但在這赤匪與暴日同時向我國內外交攻的情形之下，究竟我們該先去剿匪然後抗日呢？還是先去抗日才來剿匪呢？或者剿匪與抗日同時並進呢？以中國現在的國力未充，同時並進，顯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們如今對於這一層，不必加以討論。至於應該孰先孰後，則實在言人人殊。主張應該先行抗日者說：中國現在的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眼見我國的東北四省，已經被他強佔去了。假如我們這時還不乘他根基未固，東北民心未死的時候，以武力把失地收復回來，則將來不惟失地收復無期，且華

北各省，亦有繼續失陷的危險。這種觀察，不能說是不對。因為失地應該收復，這是天經地義。不過談到收復失地，固非宣言傳單所能收效，空口說話所能成功。必定要有能夠戰勝日本的武力，始可望達到目的。但是我們只要一加檢查，中國要有足以戰勝日本的武力，究竟在那裏？日本爲世界五大強國之一，國力充實，遠非中國所能及。其進佔我東北幾省，已經有了幾十年的準備了。而返觀我國，則政治之不統一也如此，經濟之落後也又如彼，全國上下，又多犯了五分鐘的毛病，不能誓死奮鬥，貫徹始終。照這種情形看起來，中國實在是一個病夫。以一個病夫與強有力的壯士角鬥，其必歸於失敗，乃意料中的事。我們說這種話，並不是以爲日本就了不得，中國就永遠不能抵抗日本，我們是要研究不惟「抗日」，而且還要求「抗日的最後勝利」，爲求抗日的最後勝利，所以我們不能以病軀去抵抗強橫，而必先謀一個變自己的病軀爲健壯的方法。這時的中國正應該忍辱負重，充分準備抗日的力量。打一個比譬，這時的中國是不得志時的韓信，而日本却是淮陰少年。韓信要是不能忍受淮陰少年的袴下之辱，則將來絕不能成一代

的偉業。同樣，我國如今不能忍辱負重，則我們也將終於無法實現抗日的最後勝利的目的。至於中國爲甚麼會成一個病夫去了呢？最大的原因，是由於國內四分五裂，政治不統一。而所以陷中國於分裂與混亂者，則又莫如赤匪之騷擾。所以有些人就主張，要攘外必定要先行安內，要求抗日有最後的勝利，必先行剿滅赤匪。因爲只有將我國國內的赤匪剿滅了，人民的痛苦才可望解除，政治才可望統一，全國的力量才可望集中，經濟的建設才可望順利的進行，如此，抗日的最後的勝利，才能夠有了把握。這是一種正確的觀察，也是中央所以要先剿匪而後抗日的理由。

因爲中央採取了先剿匪然後抗日的策略，所以有些不明瞭的人就說：中央是與日本妥協了，有些別有用心反動派系，更以此爲攻擊中央的口實。其實，事實上又那裏是這一回事呢？抗日原是中央一貫的政策，這是有良心的國民所應該承認的。說到以武力抗日，去年的上海之役，中央不是曾以武力與日本抗戰麼？今年的熱河事變，中央不會派遣大兵，同日本苦戰數月嗎？然而竟以國方未充之故，不惟抵抗結果，終歸失敗，地

方人民，受了莫大的犧牲和損失。而且因國軍大部在抗日前綫，反予赤匪在中部各省以活躍的機會。是暴日固未能抵抗，而赤匪反隨之披猖，國家的前途，更受了莫大的打擊。所以，在目前的中國，要挽救危亡，必先要圖謀國內的統一，即是說必先要剿匪。把赤匪剿滅了，國家統一以後，自然有了抗日的力量，所以剿匪一事，就實在成了抗日的準備工作了。要進一步去說，剿匪既是抗日的準備，那麼，剿匪實即所以抗日。剿匪與抗日，不過是一件救國工作的兩面，雖有緩急之分，而無顯然之別的。

如上所述，則中央之主先剿匪而後抗日，實在是十分正確妥當的。我們如今要來誠心的挽救中國，就應該擁護中央這種正確的主張，統一意志，集中全國人心的思財力，在中央領導之下，一致共赴，完成安內攘外的工作，假如有反對這種主張的人，那他不是其愚可及，就是別有用心了。

(二)其次，我們來談談『如何去抗日』這一個問題。

上面曾經說過，剿匪與抗日是救國工作的兩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我們所

以主張先剿匪而後抗日，不過是進行上的緩急之分，並不是看輕了抗日的工作。在另一方面說，剿匪是在作抗日的準備，所以倒實在是非常重視抗日的事情呢！

但我們究竟將怎樣去抗日？

抗日是一件艱鉅的工作，所以應該先有一個具體的方法。抗日是需要全國國民一致共赴的事，所以全國上下應該有一個共同的主張。然而，暴日實行進佔我東北幾省，到現在已經有了兩年多了。全國上下對於抗日的意見，究竟有沒有一致的具體的方法？我們如今敢斷言一句，沒有的！中國四萬萬人，恐怕就有四萬萬種意見。因為主張如此的不一致，意志如此的不統一，所以步調不能一致，抗日的工作便無法去進行，兩年來的失敗，這是應該引以為殷鑒的！

現在且略舉國人的幾張抗日主張，作為我們的例證。

有些人見着日本人的槍械犀利，飛機戰艦很多，兩年來我國每次與之對敵，均以受其新武器的壓迫而失敗，遂認為我國今後要抗日非發展海陸空軍不可。這種主張，不

說他沒有相當見地，但按諸實際，實似是而非。我們要知道，立國於二十世紀，非有充實鞏固的國防設備，是不足以圖存的。欲求國防充實，當然需要發展海陸空軍了。故就這一點而言，我們縱不抗日，處此弱肉強食時代，亦應發展海陸空軍。可見發展海陸空軍，並不是抗日的唯一辦法了。何況發展海陸空軍，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既須充分的物力，又要稍久的時間，始可望有相當的成績。日本帝國主義者苟能假我們以充分的時間，我們或者還可以建設一個能夠抗日的武力出來。然而，日本人恐怕沒有這樣的愚蠢和耐性，這是不待說的了。

另外的一種意見，這種意見大多數出於一般青年學生，他們主張去當義勇軍，與日本人拚命。他們以為只要有多數的人去當義勇軍，東北的失地就可望收復了。這種為國家民族而不惜流血的青年，其一種大無畏的精神是值得我們的無上敬佩的。不過要說這種行動能夠達到抗日的目的，那就很明白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日本對我，是全國一致的在政府之下，作整個的進攻，若望一些義勇軍的零碎行動去對付，其不能有一個

好結果，當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且但無好結果而已，倒反生出很多壞影響出來。譬如日本人，就宣傳我國是一個無政府無組織的國家，這雖然是一種誣蔑，但以國人不在政府領導之下奮鬥，多憑血氣之勇離開政府亂幹，遂使日人的惡劣宣傳得了一個左證，其他各國人士，也就聽信日本人的說法是真實的。大家想，這於中國的國際地位是幾大的關係？在另一方面說：義勇軍三字也就不成一個名詞。義勇二字，是『打抱不平』的意思。日本人把中國欺負了，假如俄國或美國，來為中國打抱不平，向日本作戰，這義勇軍三字，倒是用得適當的，本國人為本人的國仇而奮戰，有何義勇之可言？這雖是點小節，但也可見我國人做事之各是其是的性質了，至於那些借義勇軍為名，或為日人作鷹犬，或到處招搖撞騙，那簡直的不足齒數，我們更無須加以論列了。

此外，還有些人專打通電，發宣言傳單，毫不講求實際的，這種抗日的人，可以說之為紙上談兵，或者坐地衝鋒，不惟無裨於實際，反轉增加日寇的笑料而已。

國內對於抗日的主張，是如此的不齊一而欠實際，致使兩年來的抗日工作，毫無進

，這是很可痛心的。我們以為要研究抗日的具體方法，首先就要研究中日兩國的現實情形，正所謂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日本侵略我國是怎樣的一種情形？

一般的日本人，都有這樣一種論調：『要在現代成功一個富強之國，必先有兩個要件：一是地大物博，一是人口衆多。如今世界上的國家，能夠適合於上述兩條件者，只有俄美兩國。所以俄美兩國的富強，是不成問題的。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人口也很衆多，但中國人是一種劣等民族，不配去享受那些豐富的土地和物產。至於日本呢？雖然國土很窄，人口也不多，然而日本民族，却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中國那一塊很肥美的土地，中國人既無資格去享受，正是天之所以假日本人者。侵略中國，更進而佔領中國，這是日本人天賦的權利。』這種荒謬絕倫的論調，誠然不值譏者一笑，然而日本之居心滅亡我國，是早已如見臍肝了的。又如日本前首相田中義一的奏章，不是也有：『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的話麼？可見日本之圖併吞

我全中國，處心積慮已久，而佔領我東北四省，倒不過係其整個計畫的一部罷了。

以中國目前的衰弱，如日本要立刻來滅亡我國，這是可能的。論兵力，中國的兵力不足以抵抗日本。論經濟力量，中國就更無經濟力量可言。日本處於如此優良的一個形勢，其最終目的既在併吞我全國，那麼，爲甚麼不就一下把我國併吞了呢？不談全中國，單拿東北四省來說；日本是在一月內就把他佔據了的。何以也遷延到了兩年之久，才逐步的佔領去了呢？這不是日本人胆子小，沒有勇氣，中間到有其最大的陰謀，很毒的用心的，所謂陰謀所謂用心，就是；

(一) 日本就始終認定中國是他的囊中之物，但一時却不必把中國全吞下去了。只要先佔據了滿蒙，以滿蒙爲其司令塔，則不惟對付中國不成問題，即對俄對美，也算有了莫大的基礎了。

(二) 充日本的橫暴，誠然可以在短期內來滅亡中國的。但日本雖強，終竟是一個小國，經濟的資源終究有限，假如併吞中國太急了，那麼，中國自然被其滅亡，即日本

本身的政治軍事經濟，亦將蒙受重大的影響，正所謂『殺人三千，自損八百』，日本不願如此犧牲，故寧稍緩其侵我之步驟。

(三) 中國在列強環伺之下，究竟不是日本一國的侵略物。如像滿蒙，倒還可以說早成了日本的範圍，至於其他各地，則列強逐鹿者正多，日本圖我進行如太猛太露，必遭烈強之反對與干涉。故日人常常向外作一種欺騙的宣傳，說日本對東北無土地野心，或不久就要將佔地歸還，以緩和列強的空氣。

(四) 中國人縱如日本人所誣蔑，爲一種劣等民族，但終究不是一些屍戶。遇到了強烈的刺激時，必然會有相因而起的反應。日本進攻中國如果太過於猛烈了，則中國人反日的力量必然更加強大，而日本的犧牲亦必更多。爲緩和和麻醉中國人起見，所以日本進攻我們四行徑總是零碎的，使中國國民的心裏，忽張忽弛，而因得以實行其詭計。以上所說的四端，便是日本在進攻中國的行動上，採取一種零碎步驟的毒計和用心。於此，我們對於日本之進攻中國，也得了一個結論，就是：『目的和計畫是整個的，』

而行動和步驟則是零碎的。』

明瞭了日本圖謀我國的方式，再來看看我國對日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論理，日本人之目的既在併吞我全國，則我們抗日的準備，便要以此為範圍。退一步言，日人是圖謀先佔據滿蒙，我們的抗日準備，至少也應該以滿蒙為範圍，作一個整個的應付。如果不是這樣，只因應其零碎的行動以謀應付，則直等於一個病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結果頭腳均沒有醫好，而全身已抱不治之症。如我國過去抗日的失敗，就是這種情形。換言之，沒有整個的抗日計劃和準備，只待日本發動之後才去謀應付，乃中國過去抗日失敗的原因也。這一點錯誤，最為重要，是要望大家今後痛定思痛的。

現在，日本『先領佔滿蒙』的計畫已經達到了。自從塘沽停戰協定簽字以後，日本的橫暴又一時稍稍的停止了一下，於是全中國的抗日空氣，也隨之而消沉了。因此有人就說，中國地大人多，日本區區三島，是不足以及亡中國的。其實，這不是如此簡單的一件事，我們如今倒應該詳細來檢查一下自己，檢查自己。便是『知己』的工作。

以土地的廣狹和人數的多少來說，日本實在只當得倒四川一省，故中國是地大人多，而日本則區區三島，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要以兩國現在現實的力量相比，究竟如何呢？日本的國土誠然很狹，但他是一個經濟進步的國家，各種立國必要的產業，大半都很充足。并且，國內的政治也很統一，國內的政黨，縱然在平時政見不一，而一談到對外，則絕對的一致。政府的命令，絕對的能夠貫徹。換言之，日本人全體的心思財力，日本全國所有的物質，在對付中國這一點上，都是可以拿政府的命令來徵集攏來的，而返觀中國呢，則大大的不然。

以各省言，先從我們四川說起。四川的民衆，一年中除了努力籌辦捐稅以外，還有甚麼時間去抗日？四川的軍人除了橫徵暴斂，互相廝殺以外，還有甚麼心腸去抗日？因此，四川一省雖然可以抵當日本，但事實上沒有參加抗日工作的可能。其次如雲貴，與四川的情形差不多，其次如兩廣，雖然可以說得上兵精械足，差可以與暴日一戰。然而年來的兩廣，其兵精械足，倒似乎專爲了威脅中央政府，平時專與中央政府爲難。這種

力量，不但不能爲抗日之助，反轉須分撥中央一部分的抗日力量去應付他們，以防止他們搗亂。其次是豫鄂贛三省，年來均在共匪蹂躪之下，這三省的人力財力，不惟說不能拿去抗日，反還須集中其他數省的人力財力來協助清剿赤匪。此外如新，寧，陝甘各省，貧瘠不堪，自顧尚且不暇。東北四省，既已淪陷，華北各省，又常在日人威脅之中，那裏還有抵抗暴日之能力，餘下還有江浙等二數省，比較的安定。然而此數省的人力財力，既要剿匪戡亂，又要望其抗日，豈其力所能勝？從此看來，中國縱然寬廣，抗日的力量，實在是等於零了。

再以全國的人來說，割據自雄的軍閥是不能抗日的！豈惟不能抗日，暗中倒反轉去勾結日本。共匪亦同軍閥一樣，不惟直接的殺人放火，其擾亂國軍的後防，實不啻爲暴日作內應。一個赤匪需要幾個國軍去圍剿，所以有了一個赤匪即等於消滅了三四個可以抗日的人了。此外各種派系，內中也不能說沒有少數熱心抗日的，然而均以認不清楚目前奮鬥的對象，只醉心於內爭，或竟藉外患以爲內爭的工具，遂致力量相消，無以抗日

。就連革命的本黨，本負有救國建國的責任，然而年來因為兩廣方面的搗亂，也受了莫大的影響，致損及抗日的力量，這是無可諱言的。除了這些以外，則只有看全國各界的民衆了。

但是，全國各界民衆的現況究竟是怎樣？拿求學的青年來說，不是因為各校經費缺乏，家庭學費難籌，鬧得不能安心於讀書麼？拿一般農民來說，不是苛捐雜稅奇重，常常受軍閥和共匪的蹂躪，終年辛勤不得一飽麼？工人不是到處鬧着失業的恐慌麼？商人不是內受捐稅之打擊，外遭帝國主義經濟力量的壓迫，大多數已經破了產麼？整個的中國，都是在一片愁雲的籠罩之下。全國各界的民衆，不是受着割據軍閥的蹂躪，就是遭逢了共匪的屠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己連逃難求生的時間都沒有，還有甚麼時力去抗日？

軍閥共匪和一切反動派系既不能去抗日，而可以去抗日的各界民衆，又在重重壓迫之下，無力去抗日，那麼，我們要尋求抗日的力量，要抵抗暴日，當然只有首先救起這

些痛苦的民衆了，所以，我們現在倒不要唱甚麼高調，我們只希望中央，早點設法把全國的痛苦民衆拯救起來。

如何去拯救這些痛苦的民衆？不消說，只有剿匪和打倒那些割據自雄的軍人了。中央如能做到這兩項工作，把痛苦的民衆拯救了起來，那麼，這些民衆都成了抗日的勁旅，衝國的前鋒，中央也算是做到了抗日的充分準備了。

把一切痛苦的民衆救了起來，假如不把大家的意志統一，思想集中，步調整齊，這還是不能去抗日的。必定要全國民衆，一致集合於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然後才能夠發出一種偉大的力量，這種偉大的力量，不但可以抗日，就是中華民族之繁榮，亦有賴乎此的。

所以，如何去抗日，我們在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希望中央剿滅赤匪與打破各省的割據局面，把全國的痛苦民衆拯救起來，一致集合於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共同去奮鬥。

（三）我們再來討論『如何去剿匪』？

中國共產黨，自從民國十六年『八一南昌暴動』起，便揭開了政黨的假面具，而成爲貨真價實的土匪去了。幾年以來，共匪殺人放火，無所不爲，所到之處，真是血水成河，屍骨堆山。共匪這種行徑，內以造成各省的混亂，數千萬難民，流亡載道。外以招致外侮，卒引起日寇進侵我東北四省。故無論從安內攘外去看，剿匪問題之在中國，實在是萬分迫切的。有共匪無中國。有中國就無共匪，這是幾年來全國一致所公認的事實了。

不過匪要怎樣去剿，這確是值得研究的事。在中央方面，一年來豫鄂股匪，經蔣委員長之督勦，已經十九肅清了。江西赤匪老巢，現在在圍剿之中，蔣委員長坐鎮贛垣，親自策劃，預料在短期內就可望結束的，這裏不談。我們如今所要注意的，是四川的剿匪問題。鄧徐股匪，自從今年五月，再度進陷通南巴以後，到現在已經有了半年多了。半年來西陷儀蒼，南入宜達，匪勢甚張。當到赤匪剛剛竄入川北的時候，那時川外各省

的人，都很爲悲觀。他們以爲赤匪入了四川，比過去在贛鄂騷擾還要可慮。第一，因爲四川交通不便，赤匪深入川境，國軍不易進剿，有久據的可能。第二，四川物產豐富，不比江西的貧瘠，共匪到了四川，隨處可望自足自給，經濟的封鎖，將失其效用。第三，四川的軍人，歷來你爭我奪，互相廝殺，是其長處，團結奮鬥，勢不可能，因此將假赤匪以個別擊破的機會。第四，川中民衆，全是一盤散沙，且年來受苛捐雜稅之壓迫，痛苦已極，人心思亂，一遇外誘，難保不挺而走險。有這幾種原因，所以他們對於赤匪之竄川，實在抱了莫大的憂慮了。

然而我在當時，明知以上所述，都是事實，却另外有一種想法，與其說我悲觀，無寧說我還很樂觀。自然，我并不是幸災樂禍。我是認定川中的軍民總還有點良心。過去沒有受過大刺激，所以你爭我奪，一盤散沙。現在，赤匪到四川來了。赤匪的殺人放火，是毫不眨眼的。他就不分辦你是甲軍人，乙軍人，甲民衆，乙民衆，他只是一律的加以屠殺。我們可以說：赤匪入川，不是川中軍民那一份子的大禍臨頭，而是全川每一個

軍民的大禍臨頭，處在這種環境之下，大家纔不能團結，還不能一致的抵禦，那不是太愚蠢了麼，太沒有良心了麼？所以，那時我以為四川受了這種空前的大刺激，一定會一致覺悟起來，共同奮鬥的。果真如此，不是破碎的四川，割據的四川，反轉因為亦匪而統一起來了麼？只要四川能統一起來，勦滅亦匪自然不成問題，而四川的政治也就走上了軌道，這種事情還不值得樂觀，尙有甚麼事情可以樂觀？

然而幾月來現實的情形是怎樣的呢？很可痛的，不幸我這種觀察，與事實有些不甚符合了。在民衆方面來說，最受痛苦的，自然是川北各縣以民衆，他們逃難不及的，每多遭匪屠殺，脚桿較長，則流亡各處。啼飢號寒，極盡人世間之慘事。這種慘酷的情形，全川的民衆，應該思患預防，一致奮起，協助當局剿匪，救濟受害難民，才是救人自救的方法，乃我們一去考察川西川南川東的民衆，則情形却大大不然。他們以為赤匪雖暴，不過川北一隅之患，與我們無關。有些是存一種僥倖心，僥倖其不來，有些則存一種自私心，寧可將自己的家產，設法變賣，兌款到上海去，準備臨時逃難。因為各地

均只有逃難的自私行爲，沒有抵禦協剿的急公舉動，所以一旦赤匪乘虛而入，遂如入無入之境。到了此時，僥倖者自然無法免禍，即有款兌走者亦只有流落天涯了。你們想，可痛不可痛！

再拿軍人來說，川中各軍，到了如今這種危急存亡的關頭，論理，應該能夠一致團結與赤匪拚個你死我活，但是事實上，部隊小實力弱的，每每存一種恐懼的心理，以爲勦匪就不是我一部的事，萬一與匪作戰，把我的部隊犧牲了，將來不是給別人一個併吞機會麼？所以，我們自己倒不妨保存實力，此外部隊強實力。大的人，不一定有小部隊疑慮他們的那一種心理，然而看見別人的部隊不前進，自己也無妨緩緩的進行。因此的，弱者既不願前進，強者亦未能前進。勦匪軍事的進行，便非常的遲緩了。這結果，不是令赤匪坐大，就是令赤匪得以個別擊破，總而言之，都是遺剿匪軍事以莫大之危險的。民衆的觀感不一，軍隊的步調不整，這是四川剿匪前途的兩大危機！要是這兩大危機不趕快設法免除，四川的剿匪工作是很難成功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談到四川的剿匪問題，很明白的，就是要把民衆的觀感齊一起來，把軍隊的步調整飭起來。而要如何才能到達這種目的，則惟有全川軍民齊集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一致參加勦匪。赤匪鬥爭的對象是黨國，我們不在黨國的領導之下，共同努力，以收合力之功，試問我們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這就是我們對於「如何去剿匪？」這一個問題的答案。

(四)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閩變之遠因近因及吾人應有之認識。

自從上月二十日，陳銘樞李濟深等在福州抬出偽政府，實行毀黨禍國以後，黯淡的中國前途，就更加上了一層陰影了。雖然陳李諸逆的倒行逆施，將來必自召敗亡，然而國家民族，將受其莫大的打擊，是不容否認的。

我們要明瞭閩變的內幕及預測其前途，必先要知道其發生的遠因。其實所謂發生的遠因者，不外是說明閩變中一二野心軍人和一些無聊政客由互相勾結而蘊釀叛亂的經過。閩變的主動，誰都知道是陳銘樞。在十月二十日以前，陳銘樞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這又是大家所知道的。其實他以前原是陳炯明的部下，後來加入國民黨，做事尙稱努力，所以幾年以來，由師長而軍長，而總指揮，在二十年年底，更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長。此後寧粵合作，當時陳以慾望很奢，頗謀真除政院院長的職務。惜乎陳在黨國中的歷史，未免過淺，致未能成功。陳氏於此，已經頗懷忿恨。其後擔任交通部長，其次長陳孚木，以招商局碼頭事件，與外人訂約，受賄七十餘萬兩之多，受各方猛烈的攻擊，陳因此亦不自安，自行辭職，於是對於中央，就更加懷恨。陳氏是一個領袖慾最強的人，受了這兩次打擊，其背叛中央的心，早已決定於此時了。其次這一次崗變的實力派的領袖，則爲蔡廷楅，蔡爲十九路軍中最有權力的一個人。去年上海一二八事變，蔡氏曾以上海同胞莫大的犧牲，而換得一個民族英雄的名號。本來，抗日是值得敬佩的。十九路軍抗日，雖然使上海受了莫大的蹂躪，至今尚未復原，而終於敗於日本，然而爲了表示我們的民族精神，這種犧牲倒也是值得的。不過蔡氏既博得了民族英雄的名號，今後既應該善保令譽，爲國家民族切實努力。無如這種令譽，並沒有增進蔡氏爲國的忠誠，倒

可以添加了他的虛榮心。所以在滬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十九路軍便向中央要求江浙兩省的防地了。民族英雄的任務，就是爭奪防地麼？這倒是值得研究一下的。那時中央對於十九路軍的要求，很是爲難，答應他呢？有損中央的威信，不答應他呢？似乎也不大好。恰巧那時十九路軍的後台陳銘樞勾上了社會民主黨，於是向社會黨的建議，說江浙交通太便，不易防守，將來不便異動，倒不如福建好一點。於是蔡廷鍇忽轉而向中央要求福建省，中央正在難於解決的時候，對於他們的要求，便很容易的承認了。可見蔡廷鍇等之異動，在要求福建作防地時，就已經下了決心的。

在這裏，我們還要說一說陳銘樞勾結社會民主黨的經過。社會民主黨，是一個雜七雜八的反動集團，這中間所包含的份子，有的是被國民黨開除的，有的也會加入其黨。這些份子，要想各還本隊，已經是不可能，而迴顧自身，則既無掩護，又缺乏救濟來活動，看看這種有名無實的黨內組合，都不能維繫下去了，於是大家便覺得，有去找一個公爺，一個能出錢的公爺來做領袖的需要。有了能出錢的公爺，一則不愁錢用，二

則也有了掩護。恰巧那時我們的陳銘樞，既然袖慾很強，而又適當失意的時候，於是這個膀子，既然是兩家願意，便也很容易的吊上了。從此以後，社民黨有了錢，而陳銘樞成了領袖。其實當領袖這件事情，並不是可以勉強得來，而是自然形成的。譬如我們的總理，他既並不是有誰創造了三民主義，有誰組成了國民黨，而請他來當領袖的。而陳銘樞則反是。陳銘樞會曉得甚麼社會民主主義？社民黨是否陳銘樞一手組織？因此，陳銘樞真是不過受一些無聊政客的愚弄，而成了社民黨的一個工具罷了。

以上所說，是幽變的遠因，至於近因，則因中央大舉圍攻赤匪，着着勝利，眼看在最近期間，勦匪工作，即可完成。到了這一天，那麼，閩中軍閥政客野心，便沒有實現的可能了。所以，乘着這中央剿赤的緊急關頭，便忽然的異動起來，實行勾結赤匪，勾結日本，一方面使中央無暇加以討伐，一方面延長赤匪的生命，授日本以侵略的機會，即所以牽制中央。有人說陳蔡等這種用心，雖然狡詐，而以大違全國人心之趨向，必歸敗亡，實在很愚蠢。其實呢？陳等何嘗不聰明，萬一僥倖成功了，是自己享受其利益

，而失敗了呢，則不過犧牲了那些可憐的十九路軍的將士罷了。至於國家民族之將受莫大的損害，這又是不能否認的啊！

此外，閩變的現狀，在此也得說一說。閩變的主力，實只十九路軍一部、十九路軍全部，基本不過三萬人。到閩後大加擴充，結果也不過六萬。而閩省內部，原來是非常的複雜，如海軍陸戰隊，如省軍盧興邦等，如中央在閩的部隊劉和鼎周志羣等，其實力與十九路軍相等。這些部隊，表面上或不無附逆者，而實則均服從中央，反對十九路軍，一旦中央對閩用兵，彼等必為內應。加以偽府內部，派別分歧，份子複雜，早已暗鬥甚烈，不攻即將自破，於此可見其內部之碎弱。至於閩省以外，當閩變初發時，陳銘樞曾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聲勢彷彿甚為浩大。其實彼等所謂五省，如雲南，貴州，早已自通電聲明絕不附逆，且與閩省相隔太遠，無能為力，如廣東，則以福建有進攻廣東的企圖，早也迭派代表到中央輸誠。反閩的態度，已經很是鮮明，近來閩粵邊境，雙方戒備，也很緊張。至於廣西的李白，他們是做夢都在廣東的。前此抬出陳濟棠反對中央，

其目的就是在使他走上火坑，無法下台，而自己則乘機取廣東。最近看見陳銘樞也要取廣東，覺得對於他們的計劃有了妨礙，於是又鼓動陳銘樞抬出偽府，使陳銘樞等成了一個反動的目標，將來歸於失敗，以好他們獨占廣東。照這種情形看起來，廣西也是不會響應福建的，不惟不幫助而已，如果閩粵開起戰來，桂省或者還會幫助粵方攻擊閩方的。萬一閩桂竟然聯合攻擊粵省，則那時就是粵省明白宣佈擁護中央的時候了，總而言之，時局無論如何轉變，都是不利於閩省的。

至於我們對閩變的認識，我們倒不妨先立下一個標準。標準是甚麼？目前中國的大患，爲內而外匪的披猖，與外面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要能得救，必須設法打倒這兩大敵人。所以助匪與抗日，是目前中國最迫切的工作，中國國內政局的變動，苟有益於剿匪抗日者，則我們便承認他是進步，值得我們去擁護，反是，這種變動，倒反足以延長土匪之生命與培植日寇之進攻者，則我們便承認他是亂幹是胡爲，我們便應該一致的去把牠撲滅，這是一個最正確的測量時局的標準。我們持這個標準去認識閩變，則我

們將得如下的結論：

閩逆勾結赤匪，這是事實昭然的。閩逆與赤匪，曾經定有三個合作的條件，第一是互不侵犯，第二是立刻恢復平常的經濟關係，由閩方供給赤匪以幾種匪區的必需品。第三是閩省的反共宣傳，應立刻停止。我們看了這幾項，在這中央大舉圍剿赤匪，經濟封鎖頗收奇效的現在，閩逆實不啻赤匪的續命恩人呢！

其次，這一次主持閩僞府外交的，是以親日著名的陳友仁。僞府成立後，日本政府更借了很多的款子與他們，并允出讓閩省海邊的某小島，以爲酬報。是閩逆之勾結日寇，又是很顯然的。

所以，閩逆縱然不是赤匪和日寇，但是損害我國家民族，實在等於赤匪與日寇。然而亦因爲閩逆實力單薄，除下勾結赤匪和日寇以外，不足以圖存，所以，我們也可以食樣的說：閩逆自己實在沒有甚麼生命，他不過是赤匪和日寇的一個寄生蟲，而以赤匪和日寇之生命爲生命。明瞭了這一點，那我們對於閩逆，正也不必加以討伐。只要我們繼

續的清剿赤匪和努力的準備抗日，那我們就等於在討伐陶逆了。

(五)最後，我們要談到四川在中國之重要性和我們今後應負的責任了。

日本全國的土地和人口，只同我們四川一省差不多，這是在上面已經說過了。要是拿來同我們全國相比，那真見其是區區三島了。但是，日本何以如彼的富強，而我國反成了如此的衰弱呢？這是由於我國政治不統一，經濟的落伍，表面上龐然大物，實際裏倒是一盤散沙。這又是大家所深知的。我們只要把各省的情形拿來詳細一想，就知道除了被赤匪所騷擾，被軍人所割據，被日寇所佔領，和貧苦得不能自給者以外，就沒有幾塊乾淨地方了！

而且，中國在國防上，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立國於二十世紀，國防的設備，是不能不講求的。因為一國要是沒有堅固的國防，則那一國就時時都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在中國，沿海沿江一帶，就是我們天然的國防綫，只可惜雖然有了良好的國防綫，而無相當的國防設備。又加以沿江沿海一帶，是我們的經濟中心。是全國的精華所在地。我們

在國防綫上既沒有充分的準備，則一旦外寇襲來，不惟無力抵抗，即全國的精華，亦只有同歸於盡了。國防屬於軍事，一個地方失守了，我們還可以圖謀奪回，經濟中心爲一國國民的生活所繫，一旦被敵人摧毀了，國民的生計，立刻就會受到莫大的打擊。去年滬戰發生，全國頓時發生經濟的恐慌，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打一個比譬，如像行軍作戰，隊伍應該在前綫，而輜重則宜置於後防。如果我們現在反其道而行，把輜重放在前頭，而隊伍倒退處後面，則一旦外敵進攻，輜重就首先失掉。隊伍既缺乏給養，也就無力再戰了。欲求不敗，那裏可能？中國的國防，就正是這樣。所以，我國今後的國防大計，在沿江沿海一帶，自然應該立刻把國防建設起來，而經濟的中心，則應該移於隔國防線較遠的一個適當地帶。這種適當地帶是那裏？不消說，合乎這種條件的，只有我們四川了。

四川，以地勢言，扼長江的上游，爲西南的重鎮，以出產言，氣候溫和田土肥美，出產非常豐富，真是天府之國。假使我們現在把全國的經濟中心建立在四川，則四川就

成了全國國防的司令部，行軍的軍實總機關。外寇縱然能夠佔領我們的沿江沿海，甚至打到了宜昌，只要我全國國民所繫賴的經濟中心還沒有遭受破壞，那我們是有機會有力去圖謀恢復的。所以，我們四川在中國的地位上，不獨關係於國家的存亡，且為復興民族的一基地。我們四川人今移的責任，不單在開發四川，使其成為川民之樂園，而尤重在建設四川，去復興我國家和民族。

我們四川同胞的責任既如是其重大，那麼，要實現這種責任，完成這種目的，自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消極的方面，必先靠全川的軍民，一致覺悟，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肅清萬惡的赤匪，打破割據的局面，使四川走上政治統一經濟建設的局面，然後，在積極的方面，我們才能夠照着上述建樹全國經濟中心的方面努力去做。全川的同胞們，這偉大的責任如今是放在我們的肩頭上了！我們應該趕快奮起，健全體格，統一思想，整齊步武，集中力量的幹去！

視察各縣黨務之經過及其感想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向各區黨務視察員之演說——

各位同志！今天本處召集各區黨務視察員會議，剛才聽到各位的報告。對於各縣黨務的近況和今後應該如何改革，報告得很詳細的。這一次各位不辭勞苦，馳赴各縣視察黨務，使四川黨務過去糾紛的原因，得了一個明確的認識；今後整理的進行，得了一個妥當的辦法，結束過去的糾紛，開來今後發展的基運，站在公私兩方面，兄弟都得向各位同志表示謝意的。

剛才聽見各位同志的報告，各縣的黨務情形，有成績的自然很多，而成績平常或者竟至毫無成績的也不在少數。其實，我們要視察黨務，首先對於黨務二字，就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解釋的。在我看來，黨務的內含，共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屬於本黨自身的，如黨員之組織，與黨員之訓練等是。換句話說，就是如何去團結同志，健全同志，使其能

發生出一種偉大的力量，以求實現本黨的主義，領導各界民衆共同奮鬥。另一方面是屬於民衆運動的。本黨是負得有救國建國治國責任的黨，本黨是中國革命的前鋒，所以，如何去喚起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使其接受革命的主義，參加革命的工作，關於這些民衆運動的事項，也應該是屬於黨務的。視察一縣的黨務，就是去視察該縣的黨部，對於以上兩方面的工作，做到了沒有，做好了沒有？假如不惟沒有做好，而且就根本沒有做到，則直無黨務之可言。據剛才各位同志所報告的看來，則全川各縣，說得上有黨務的實在很少很少，因為這種原故，各位所視察而得來的結果，不過是現任黨務工作人員的賢與不肖，或黨務經費的充分與否而已。不過事雖如此，但經了各位這一次的努力，各縣黨務人員的賢與不肖，本處已經有了攷核，過去工作的缺點及應改正之點，本處已經明瞭。根據各位的報告來作今後改進的根據，則四川的黨務前途，可望日即於光明了。

以上是聽了各位報告以後的一點感想，特先在此貢獻給各位。至於兄弟前此到各縣

去視察的經過，現在也得向各位說說。

兄弟前此到各縣去視察，其目的與各位略有不同。各位到各縣去，是在詳細考察各縣黨務的實際狀況。至於兄弟，則爲時間所限，不能分別到各縣去，僅到各個重要的城市。兄弟到各縣的工作，不外下列三點：

(一) 糾正各縣黨務工作同志過去的錯誤，

(二) 喚醒和指示各縣的民衆，

(三) 促起各軍事當局的覺悟，

兩個月來，兄弟曾在樂山，宜賓，瀘州，遂甯，南充，潼川，成都各地，召集各該地鄰近各縣的黨委，由兄弟加以懇切的訓話，向他們指出過去四川黨務發生糾紛的原因，過去各縣黨務工作同志的錯誤，和今後應取的途徑。談黨務，不惟要謀健全本黨的自身，還要去領導民衆的，怎樣可以自己內部先起了糾紛來？所以，黨務只要一有了糾紛，無論如何，就是錯誤的。錯誤的原因，是川中的同志，大多不明瞭工作的對象，

因爲工作的對象不明，遂沒有正確的奮鬥途徑，甚至竟把同志作爲工作的對象去了。於是第一步，同志與同志間，便生起了隔閡來，第二步簡直的把同志視爲仇人，彷彿就向非同志妥協都可以，而對待同志，則絲毫不能放鬆的。至於到了第三步，不消說，黨因同志間的互相衝突而力量相消，黨自然失掉了民衆的信仰和擁護，彼此同志也只有同歸於盡了。到了這時，還說得上甚麼黨麼？還說得上甚麼黨務麼？這是多麼可痛的事情。

今後四川的黨務，如果要謀推進，那麼，全川的同志，就非趕快把過去的這種錯誤免除不可。各縣市的黨務工作同志，是四川黨務的幹部，尤其應該以身作則，值此內而亦匪肆毒，外而日寇侵陵的時候，本黨同志，大家一致團結，誓死奮鬥，尙嫌不足，怎樣可以互相殘害呢？所以，我當時就會誠懇的向各縣市的工作同志勸告，希望他們以後彼此間的「誤會必須免除，錯誤必須糾正，反革命者之挑撥離間必須杜絕。」大家一致精誠團結，共肩革命的重任。各縣市的工作同志，聽了兄弟這一番訓話，大家都很能接受。兄弟并還相信，大家這種接受是衷心的誠懇的。今後各縣黨務工作同志，一定能夠精

誠的團結起來了，從而各縣的黨務糾紛也可以免除，至少也可以減少很多了，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又兄弟每到一處，都參加各界民衆的歡迎大會，向他們講演目前國家民族危殆的情形，本黨革命的目的，和各界民衆的出路。過去各地的民衆，都在一種痛苦，徬徨與失望的情境當中。談到國家，內面有軍閥割據，政治還沒有走上軌道，有赤匪的騷擾，農村到處騷然。外面呢，則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日甚一日。談到本省呢？軍政當局所派的捐款，一年比一年增多，而赤匪已竄入川北，天難的來臨，更不知在何日？再談到自身呢？一年到頭，除了爲捐款而做農而作工以外，自己的妻室兒女還終年不得一飽。處在這種種痛苦和煩悶的景象下面的各地民衆，你要叫他們不由找不到出路而徬徨，由失望而絕望，那裏可能呢！他們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已經失掉了人生的興味了！各個地方的民衆，聽着我不是去向他們派款的催捐的，不寧惟是，而且還說是去爲他們指示出路喚醒他們的，所以每一次集會，出席的人少則數百，多則幾千。兄弟看着他們那種

要求解放的熱烈心情，眞真是感動到了流出眼淚。兄弟當時就向他們誠懇的說，中國現在的危险，是由於外而日寇侵陵與內而赤匪的肆虐。而日寇與赤匪之所以猖獗，則又由於政治的不統一。所以我們國家的出路，就是要大家民衆一致團結起來，促成全國的統一建樹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苟能做到這一點，則不獨國家有力足以剿平赤匪。抵禦日寇，就是各種建設，也可以順利的推行，民衆們的痛苦，自然也解除了。我又向他們說，現在的國民政府是在國民黨指導之下的，國民黨是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黨，國民黨的目的，是要救國家，救人民。但國民黨執政，雖然已經有了幾年，而主義的實現，還渺茫得很。幾年來全國民衆的痛苦，尤其四川民衆的痛苦，並不是國民黨的罪過，也不是三民主義的不適合，而實在是有多假革命和反革命份子，假黨國之名以行。中央年來勸亂討逆，也實在日不暇給。我們此時倒不惟不應埋怨黨國，感於痛苦之日深，反應更加努力在本黨領導之下，一致奮鬥，求三民主義之實現，救我們出水火，這是國家的出路，也就是各界民衆的出路。兄弟說這些話時，態度是懇切的，內心是誠摯的，所以

外民衆聽到了，對於過去的苦悶，都似乎得到了解答，對於本黨的任務和民衆應擁護黨的必要，都很有了解。這些可愛的同胞，因為受了兄弟一點至誠的感動，都接受了兄弟的意見了。

此外，這一次到各地，曾會着各軍事領袖。四川是以兵多著名的，而兵多也就成了四川統一的障礙，政治的不上軌道，和民衆痛苦的原因。到現在，部隊的單位，足足有六七起之多。實力強一點的，總想怎樣把自己所有的槍更多起來，子彈更充實起來，實力弱一點的，并不注意自己防區內的政治不如人，或自己有些地方還比別人好一點，應該更加努力，而總是羨慕別人的槍多械足，總想怎樣的更多一點槍械，以擴充自己的實力。自然，要想擴充械彈，必先擴充餉款，要想擴充餉款，必先擴充地盤，於是，擴充地盤的內戰自然常常的發生，而老百姓的負擔也就一天一天的加重了，鬧到後來，軍隊超過了實際需要一天一天的更多，超過了需要，就是不需要，不惟不需要，而且原來是拿來衛國保民的兵，如今竟成了害國擾民的工具去了，到了此時，民衆在苛捐雜稅和

武力淫威的壓迫下，自然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一般士兵軍官，也只有同歸於盡了。這是甚麼原因？很明顯的，是太迷信了槍的關係。太迷信了槍是萬能，於是終歸害人而自害了。兄弟對於這種情形，很有感觸。以爲害人的事，害人的人也許會不覺得有怎樣必須改絃更張之必要。但假如果真是自害的事，則做者一旦明瞭，或者可以幡然改圖了。兄弟本着這一種見解，在各地所遇到的軍事長官，都向他們懇說：希望他們不要再向槍的擴充上去努力，再做着槍之萬能的迷夢。槍已經很多的了，正可憑借這些力量，建樹一點爲國爲民也是爲己的事業，不愁自己不能打出一個局面，不愁自己在政治上不會有一個優越的機會。槍少一點的，以之與槍多一點的人火併，誠然恐怕會失敗，但若憑借這點力量來做一番事業，則畢竟是恢恢乎有餘了。只要大家能夠把迷信槍的精神轉移，到熱心事業上去，我相信，不惟國家人民蒙其福利，彼此間不會有甚麼衝突，就是軍人自己，也不至於終日惶惶然患得患失了。兄弟拿這話向各軍事領袖申說，他們大家都恍然大悟，表示接受，也算是很有結果的。

以上所說，便是兄弟到各縣去視察的大略經過。

不過這些工作，都是偏重在宣傳方面，只是說，並沒有去切實的做。我覺得今後的工作，應該把精神轉變過來。我們過去幾個月來的工作，是準備的，是靜的。準備的工作誠然重要，但之所以重要之處，則在其能夠實行。今後我們的精神，應該從動的方面，實行的方面切實發展去。只有如蔣委員長所說的，我們今後要：『硬幹，快幹，實幹，』四川的黨務才有辦法，中國才有辦法。同志們，我們今後要總動員的幹去！

曾·擴·情·在·川·講·演·集

四川黨務之新路綫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對川東各縣黨委之訓詞——

各位同志！自從兄弟奉命回川辦理黨務，到現在已經有了八九個月，回川以後，就很想同各縣市的工作同志見見面，談談話，所以，除了分區派定黨務視察員到各縣去以外，兄弟還親自到各縣去視察，不過因為時間有限，不能各縣都去，所以才想出一個變通的辦法，到各重要的城市去走一遭。到了各個重要城市，并召集隣近各縣的工作同志，到那裏來大家見面。因此，使各縣的同志，遠道跋涉，這是兄弟覺得很為抱歉的。不過為事實所限，不得不如此，各位同志，一定也能夠見諒的。

剛才聽到各位同志的報告，除一般的共通的情形而外，各縣也有各縣的特殊情形，不過歸納攏來，可成爲問題者，第一是黨委的人選問題，第二是經費問題。各縣市的工作同志，就是四川黨務的幹部，幹部份子不健全，黨務的發展是不可期望的。至於經費

，是推進工作的必要條件，照現在這種情形，各縣都在鬧經費問題，要謀工作的推進，也是不可能的。將來對於這兩個問題，必定要提出來單獨的解決，使其有一個具體的辦法。關於以上所述，是兄弟聽了各位的報告，所先要向大家說明的。

至於兄弟今天所向大家說的話，共分七點：

- (一) 對於過去黨務工作之檢討；
 - (二) 本人奉命來川之任務；
 - (三) 與前黨特處接洽之經過及所得之教訓；
 - (四) 逾越限期之原因；
 - (五) 此次派員視察黨務之意義；
 - (六) 今後整理黨務之辦法；
 - (七) 今後吾人之責任及吾人應注意之點。現在且依次的加以說明：
- (一) 對於過去黨務工作之檢討。我們現在來檢討過去的黨務工作，并不是去批評

誰對誰不對，不過本『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宗旨，把過去的黨務重新檢閱一翻，以爲我們今後的借鑑。本黨在四川活動，遠在民國紀元以前，這裏且無須詳說。但就民國十五年本黨在四川公開活動算起，到現在已經有了七八年了。在這七八年當中，有登記委員會的成立，有民國十七年指導委員會的產生。民國十八年八月，中央又將四川省指委會改組，另派省指導委員。去年五月，中央更改組省指委會，另派四川黨務特派員十人。至今年的三月，又派兄弟個人回川，負黨務特派員的責任。時間經過七八年，黨務改組過五次，先後被派的同志有二十幾位之多，這些負責的同志，於黨都有深長的歷史，於才能道德方面都是很充分的○照情理說：四川黨務，在這些同志的領導之下，應該有一個優良的結果。最低限度，在黨的本身，應該把正式黨部成立起來。在民衆運動方面，應該有了相當的基礎。但是，現實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正式黨部至今沒有成立，這是不必說的，在民衆運動方面，亦沒有甚麼基礎可言。民衆與黨，簡直的失掉了聯繫，得了這樣的結果，究竟是甚麼原因？這，我們必須加以詳細的研究才是對的。於

是有人說：這是由於四川的環境太惡劣了！因為環境惡劣，士劣的勢力非常雄厚，軍閥常加摧殘，所以不容易進展，工作因之沒有成績。這一種議論，驟然聽見，覺得很有道理。但要是仔細一想，則凡明瞭本黨之使命和黨員的責任者，就應該知道這種議論的錯誤。本黨的目的，在救國建國更進而治國。國何以待本黨來救？當然，是因為國家的衰弱危殆了。換句話說，就是國家的環境惡劣，所以才需要本黨，才有本黨的產生，本黨才有存在的價值。不然，則天下已經太平。國強而民安，本黨也就成了贅瘤了。至於黨員，他是在黨的意志之下行動的，他是負着推進本黨實現黨的主義之責任的。環境不好。正需要黨員在黨的領導下去摧破一切。所以環境不好這回事，倒不惟不能阻礙我們的工作，而反成了我們工作的原因。那麼，惡劣的環境，倒正是我們奮鬥的對象。我們如今不向工作的對象去努力，反轉因工作的對象而畏懼而徬徨而消極，那還說得上一個革命黨，一個革命黨的黨員麼？所以，說環境惡劣是四川黨務不能推進的原因，是一個明顯的錯誤！

然則，四川的黨務，何以不能推進呢？這責任不應該由各縣市的工作同志來負，而是應由過去歷次省黨部的負責同志來負的。過去歷次省黨部的負責同志，拿他們在黨的歷史和人格學問才能來說，都是值得我們非常敬佩的。何以我又說四川黨務不能推進的責任，要由他們來擔負呢？這原因：一說出來了，大家就會明瞭。因為那些同志，在個人來說，都是很好的。而在彼此間，則很顯然的失掉了互信了。他們大家都對黨很忠貞，而不相信別個的忠貞，以此遂失掉了互信。失掉了互信以後，第一步，彼此間便隔閡了起來，第二步便把黨的真正對象拋開，而誤認同志為自己的對象了。第三步，於是把自己的時間精神集中起來，端對付同志。此其結果，在黨員方面，遂失掉了黨的意識，遂沒有見着整個黨的意志，於是在各縣黨部方面，就只見省黨部某委員的意志在活動。而此委員與彼委員的糾紛，也反應到各縣去了。整個的黨務，為各委員所分割，整個的黨就成了一件空洞的東西。此外，黨員與黨部斷絕了關係，民衆與黨，自然全失掉了聯繫的了。

黨員既沒有在整個黨的意志下活動，既不知道有整個的黨，那麼，何能產生出正式黨部？因此一談到要成立正式黨部，恐怕糾紛已經出來了。民衆既然與黨失掉了聯繫，則黨何能去領導民衆，黨在民衆中建樹不起基礎，自然也可不言而喻了。所以我們今日來檢討四川過去的黨務，可以得一個結論，就是，四川黨務之至今猶未走上軌道，并不是四川環境惡劣，乃歷來上級黨部的領導人，意志不統一，精神不團結之故。我這一段話，并非攻擊任何私人。不過這是過去的真實毛病，我們如今既然知道了，不能不提出來說一說，求大家今後共同的注意罷了！

(二) 本人回川之任務。四川黨務過去的情形，在上面已經說過了。中央以迭次改組，都把四川的黨務弄不好，因為兄弟是四川的人，又服務於中央黨部，故向兄弟徵求整理的意見，并叫兄弟擬具一個整理的辦法。兄弟以四川黨務迭次糾紛，都因黨務負責的人太多，以致意見複雜，意志不統一，遂建議中央，主張今後委派黨委，多則五人，少則三人，以期意志較易統一，精神較易團結，兄弟擬具了這種辦法以後，便因事

由南京到無錫去了。當時中組會主任陳立夫先生，認爲兄弟的意見，尙有相當的見地，但與其派三人至五人，倒不如簡直的就派一人，於是在今年三月，中組會便決議派兄弟一人回川，負責辦理。我在路上聽着這個消息，不知中央的用意，深念自己的才德薄弱，而限期又只三個月，不足以負此重任，甚爲惶恐。所以返京後，既去向中央懇辭。但陳主任向我說：這一次派兄弟一人回川，中央的目的，並不是在將過去幾年來數十同志所未能完成之任務，由兄弟一人去負責完成。這種責任，將來仍非另派人辦理不可。此次派兄弟回來，不過是要叫兄弟結束過去的糾紛，爲將來開出一條新道路，作一個過渡的人罷了，把糾紛結束了以後，叫兄弟在過去四川黨務負責人或有歷史的同志中，聘請七個人，來當設計委員。由兄弟來首先促成這七位同志的精誠團結，以爲全川同志之表率。將來四川黨務的責任，就交給這幾位同志。兄弟聽到了陳主任的話，覺得這種工作，以兄弟一人的愚誠，或者還可以做到。時限方面，或者也還足夠，因此，便於今年四月，毅然決然的奉命回川了。所以兄弟回川的任務，第一是結束過去的糾紛，第二是促

成各設計委員的團結。現在，如天之幸，這兩項任務都可以算是達到了。

(三)與前黨特處接洽之經過及所得之教訓。所謂與前黨特處接洽者，接洽移交也。論理，現在因前黨特處各同志的深明大義，移交問題，已經辦好，本不必再說。不過在這一段接洽移交的經過當中，兄弟曾得了不少的教訓。這一點教訓，今日應得向大家報告出來，以爲我們將來之借鑑的。

剛才已經說過，兄弟個人是才疏學淺的，而所以毅然決然的回川者，實在全憑自己的一點愚誠。自己雖無他長，而一片赤誠，是應該爲川中同志所共諒的。所以在南京動身的時候，便致電渝蓉兩方的同志，說明兄弟入川的旨趣，中間有兩句話是：「朝達其誠，夕釋其職。」兄弟抱着這種態度先到了重慶。重慶方面的省指導委員會，於是便無條件的結束，移交給兄弟了。兄弟得到這種結果，自己很是高興。以成都方面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尚未結束，遂決定到成都去一行。

在兄弟未到成都去以前，有些關心兄弟的人，便向兄弟說：成都前黨特處，業經中

中央明令撤銷，要辦接收事宜，正可打個電報給他們或者派一個人去辦理，何必親自去走一趟。兄弟當時的答覆，兄弟返川，目的在調解過去的糾紛，化除同志間的意見，并非來擺官架子的。到成都去，正是想把個人的愚誠，貢獻給成都方面的同志，以求他們的諒解。又有人對兄弟說：成都方面，對兄弟的空氣不好。最近成都的報紙，已經對你有不少的攻擊，去了恐怕更會生出甚麼不幸的事件來。當時兄弟便答覆他，我們總不能把同志當着外人看待。古書上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成都並不是蠻貊之邦，只要兄弟自念無他，並沒有甚麼去不得的。以此，便決定到成都一行。到了成都的時候，果然是發現傳單標語不少。歡迎兄弟的固然多，而說是要擁護中央第二十七次常會決議案的，也不在少數。所謂中央第二十七次常會的決議案者，就是決議委派前省黨務特派員的。爲甚食不擁護派兄弟回川的中央第六十次常會的決議案，而要擁護第二十七次常會的決議案呢？則兄弟甚爲不解。當時兄弟的感想，有人歡迎我固然不覺得怎樣的高興，而有人反對我，也并不怎樣的着急。這種正相反對的現象，是只證明了過

去黨務負責的同志，不能領導全川的同志。甚麼原因呢？兄弟到了成都，如果應該歡迎，則應一致的代表歡迎，不許有一人表示反對。如果應該反對，則應一致的反對，不許有一個人歡迎。這才是一種整齊統一的現象。照現在這種情形，則已經證明全川同志多已自由行動，上級機關失其領導了。因為兄弟如能被人一致的歡迎，自己固然高興，但如果被人一致的反對，自己對於反對的人，亦將表示佩服，而今的情形如此，則證明了過去黨部之未能領導同志，這是自然應有的現象。而兄弟個人的誠信未達，也很為明顯了。

到了成都以後，兄弟首先去分別拜訪各位特派員，均未得晤面。第二天，他們知道兄弟來了，便約兄弟到黨部去談話，經兄弟的懇說，約兩點鐘之久，結果非常圓滿。宋紹曾先生當時對兄弟說：「擴情如此誠懇，人非木石，誰不知感。」陳紫輿先生說：「擴情所說的，就是我們所欲說的。」而當時在座的人中，更有聞言而下淚者。至於成都新聞界方面，經兄弟向他們報告入川的任務，大家都很了解。可見那時兄弟的愚誠，確

區縣成都方面的同志所接受的了。既然如此，前黨特處就應該遵命移交。但中因種種關係，又終究未能辦好。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不必再為詳談。所以那一次兄弟返渝入京，就曾經表示：以後絕不再談接收的事。所以不談的原因，因為如此長久下去，一方要接收，而一方又不移交，鬧來鬧去，報紙喧傳，不惟一般同志和民衆不諒解，甚至將遭軍人政客의 唾罵，則黨的聲譽和威信究竟還在那裏？

很明顯的，本黨是一個革命黨，黨務機關也是一個革命機關，絕非可以與縣政府和徵收局等衙門相比。因為縣政府和徵收局，其負責者為一人，其權力亦歸于一人，一旦移交了，則責任既終，權利亦失。在這種情形之下，移交常常發生糾紛，是不成問題的。不過黨務機關與此不同，黨務機關是全體同志的機關，黨務負責人不過是工作分配上的不同，絕不能說我在工作時與黨務機關有關係，移交後關係就斷絕，只要是本黨同志，移交後還是可以過問黨務的，這是第一點。其次，我們辦黨的人，也不一定都要前屆的移交，黨務機關也沒有甚麼可以接收。只要我們能領導同志，則無論在那裏辦公都可

以，否則，即使用金印，坐金鸞寶殿，又有甚麼辦法？這一點，就是我所獲得的教訓，假如今後遇着黨務機關的移交問題，我們最好以這種態度處之，免得落黨外人的唾罵。

(四) 逾越限期的原因。兄弟奉命回川，限期只有三月，但到了現在，已經逾限五個月了。這是兄弟很為抱歉的。所以逾限的原因，不外：(一) 受移交問題的遷延，(二) 爲剿匪問題兩次入京，關於移交問題的經過，上面已經說得很詳細了，這裏不談。不過因這個問題的遷移，阻礙了整理工作的進行，這是不容諱言的，其次，就是剿匪問題。在兄弟入川不久，赤匪鄺徐等部，又再度進陷通南巴幾縣了。當時兄弟見着川中的民衆，對於剿匪的觀感，很不一致，剿匪的軍事上，也很不統一，就頗爲憂慮。於是向各軍事領袖勸告，促起他們一致剿匪的覺悟。爲了這事，兄弟曾兩次入京，呈明川中赤匪的近況和剿匪軍事上的缺點。當時中央採納了兄弟的建議，並發表劉督辦甫澄爲四屬剿匪總司令，全川各軍，均歸其統制，以一勦匪的事權，自劉總司令就職以後，剿匪籌軍事，便得到統一了，但也因爲個人來往京渝，把整理黨務的時間就誤了不少。

(五) 視察黨務之意義。至於此次分區派員視察黨務，其用意何在，亦得向大家說。四川黨務過去發生了糾紛，這是不須再說的。兄弟奉命回川，加以整理，總得要先明瞭了過去糾紛的癥結所在，和各縣市黨務的真實情形，始能着手。要知道各縣的情形，不是書面上的報告所能詳盡的。所以，兄弟才派遣了二十幾位同志，把全川分爲十三區，分區視察。至於兄弟親自出去，因爲時間所限，不過到各個重要的城市，在那些地方，召集隣近各縣的同志，集合攏來談一談。兄弟親自出去視察的目的，約有三點：(一) 各縣市的同志，在四川這種種惡劣的環境中艱苦奮鬥，這是說得上勤勞二字的。兄弟奉命來川，應得代表中央，加以慰問。又過去各縣市的同志間，不免有缺乏互信之處，致使同志間發生隔閡，力量相消，這是一種莫大的錯誤，兄弟也應得加以糾正。(二) 四川的民衆，外感國難之日亟，內遭赤匪的蹂躪，和軍人的摧殘，苛捐雜稅，弄得大家求生不能，甚死不得，鎮日苦悶於徬徨絕望之中，極盡了人世間之慘酷。兄弟負了黨之使命，黨是領導民衆的，所以兄弟每到一處，都參加他們的歡迎大會，向他們詳說目

前中國的現狀，和救國救川的辦法。一面訪問他們的痛苦，一方指示他們以奮鬥的途徑。(三)四川的亂源，在於兵多，因為兵的數目超過了需要，於是原以衛國保民者，如今實以害國殃民。可見現在救川的途徑，非這些軍事領袖，把擴充實力這一點迷夢打破，轉而努力事業上去不可。這不獨是有關救川，實亦有關於軍人們之自救的。因了這種關係，所以兄弟每到一處，會着各軍軍事領袖，都向他們懇說這一種意見，促起他們的覺悟。以上三項，就是兄弟出去視察的工作，憑兄弟的一點愚誠，自信還有相當的結果，這是值得向大家報告的。

(六)今後整理黨務之辦法。視察是整理的準備，所以視察不過是一種消極的預備的工作，現在，視察即告完成，整理應即開始了。關於今後整理的辦法，兄弟應得在此向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是各縣市黨務工作人員的人選問題。黨務工作人員是全川黨務的幹部，應該力求健全，以謀工作之推進，這是不用說的，兄弟回川，一切均秉至公，八月來歷有申述

想在各位同志的洞鑒之中。今後各縣市的入選，決以大公無私的精神，站在黨的立場上，立下一個客觀的標準。以選用原任的黨委爲原則。如果原任的黨委，均合乎此客觀的標準，則一個人都不更易，以求駕輕而就熟。

第二是黨務經費問題。近來川中各縣，有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是黨務經費都不充足。甚至有些地方官吏。故意與黨部爲難，不是挪用黨費，就是截留黨費，每致陷黨務工作於停頓。以黨治下的官吏，而生這種摧殘黨務的情形，是可爲駭怪的。今後對於各縣市的黨務經費，兄弟必須提出來作一個具體的解決，求一個具體的辦法。倘若那一縣不能籌黨務經費，那我們就認爲那一縣是反動區域，把黨務停辦好了。

第三還有一個充實本黨的問題。四川黨員的登記，是在民十七到民十八之交辦理的。現在爲時已久，變遷甚大，有很多優秀份子，要求加入本黨，均因事實所限，沒有加進來。這，對於本黨內容的充實上，具有莫大的關係的。現在對於這個問題，兄弟已呈准中央，定有補救的辦法，不日即可開始辦理。務使全川的革命份子，都集中在本黨的

旗幟之下，共同奮鬥才是。

至於還有其他方面的，則本處已另有詳細的計劃，這裏無須贅述。

(七)今後吾人之責任及吾人應注之點。處在這國難深重的現局面之下，凡是有血性的國民，都應該奮發起來，救國自救。何況是我們國民黨的黨員，還更有一番責任呢？不過兄弟今天所要說的，我們四川的同志，對於國家，尤其於一種重大的責任，這是怎樣說的？因為我們中國，歷來缺乏國防上的設備。沿海沿江一帶，雖然是我們很好的國防綫，但只有國防綫而無國防。又我們的經濟中心，亦在沿海沿江一帶。請大家想想，國內重要的財富之區如上海，南京，漢口，天津，北平，廣州等地，不都是在沿海沿江一帶麼？所以，一旦有外敵來侵略我們，不獨沿海沿江一帶因為無國防設備之故，容易被人衝破，即我國的財富之區，為全國人之生命所繫的經濟中心，亦立刻會遭人摧毀。國防綫被人衝破了，我們還可以再圖奮起，經濟中心被人摧毀了，那真是陷我們於絕境了。所以，中國的現狀，倒正如作戰一樣，沒有把禦敵的部隊放在前綫，而倒把輜重

放在前面。敵人一來，就先把我們的輜重給養奪去了。我們要想抵抗，還有甚麼辦法？因此，中國現在的國防政策，應該把沿海沿江一帶的國防充實起來，而尤當把經濟中心，移到一個適當的處所。這適當的處所不是東北，東北已經失亡，不是西北，西北過於貧瘠，不是東南，東南也正瀕海，而正是西南的中心，我們四川省了。四川是富庶之區，土地肥美，出產優良，樹立中國的經濟中心，只有我們四川才能當之而無愧。所以，我們四川同志今後的責任，不獨要打破四川的割據局面，協勦川北的赤匪，促川局於政治統一經濟建設的道路，更還有建立全國經濟中心，以爲復興中華民族根據地的責任。這項責任是光榮的，偉大的，我全川的同志，應該毫不辭疑的把他擔負起來！

至於全川同志今後應注意之點，兄弟認爲共有四項，現在且分開來說一說：

第一，過去川中的同志失掉了互信，缺乏親愛精誠的精神，以至同志間的力量相瀟，黨表現不出力量出來，這是最可痛的現象。今後務望各位同志，本着：「誤會必須消除，錯誤必須糾正，反革命者之挑撥離間必須杜絕」的主旨，統一意志，團結精神，站

在黨的立場上，共謀主義之實現。

第二，凡是同志不能團結，他一定是沒有明瞭同志與同志間的關係。因為我們要知道，同志與同志的關係，實遠非弟兄關係可比，同志應比弟兄還更為親熱。舉一個例來說，兄弟雖為手足，但兄弟間的主張意志不一定一致。有哥哥成了共匪，而弟弟是本黨的忠實同志的。可見兄弟間背道而馳的很多，而同志間却不然。同志就是志同道合，應該同生死，共患難，相依為命。這是一點。其次，縱然同志間有了誤會，然而在黨外的人或者敵黨看起來，總是把我們看成一致的。譬如赤匪到了某地，他必定要屠殺國民黨員，未必他還分別你是國民黨的某一派某一系麼？這又是很明顯的。我常常以為，同志間不能親愛精誠，是因為他們不知這種關係。只要大家知道同志間的關係，在於同生死共患難了，則可以說精誠團結也有了必要的因素了。彼此間有了團結的要素，將不談團結而自能團結的。

第三，我們的態度應該確定。在過去，一般民衆對於我們，有以我們為特殊階級，

如像軍人官吏一樣的，或者說我們主張救國，責任重大的，所以很尊敬我們。又有些人，因為見看黨中一部分犯着幼稚病的份子，態度非常高傲，自以為了不得，深恐遭到這種人的甚麼禍事，所以很畏懼我們。尊敬我們，和畏懼我們，當然都是不了解我們的，我們絕不能以被人尊敬或者被人畏懼而自滿。但是，不幸得很，到了現在，一般民衆，倒既不算敬我們，又不畏懼我們，而只有鄙棄我們了！這原因，誠然是由於我們不自振奮。你說可痛不可痛？所以，我們現在應有的態度：（一）自然不甘於爲人所鄙棄；（二）被人尊敬和畏懼也非必要；（三）我們所需要的是一般民衆的信賴。要做到這一點，第一，不要自己以爲是一個特殊階級，第二，切記不要犯幼稚病，現出一種浮誇狂妄的態度，使人看見了『望望然而去之』。第三，要自己振作，以免爲人所鄙棄。第四，要事事同一般老百姓一樣，幫助他們，爲他們作先鋒，解除他們的痛苦，能夠做到這一點，則我們自然能夠領導民衆了。

第四，我們今後作事，尤其有一個要點，就是注重實際，勿尙空談。蔣委員長曾經

說：『現在最要緊的是實行，是幹。是作。現在只有三種作法，方有成績可言。就是硬作。快作，實作，硬作就是不顧一切障礙的作法。我們不能因為遇到阻礙就退縮，我們必須排除一切障礙，猛力前進。快作是節省時間，凡事皆要快速。目前中國正是內憂外患交迫之中，時間是最可寶貴的。人家一天做的事，我們必須要半天做了，人家一小時做的事，我們必須要幾分鐘做了，這是快作的道理。實作是實實在在的作，不是口上說紙上寫了就算數了的，要到作好了為止，絲毫不能放鬆』。各位同志，只有照蔣委員長上面所說的做去，我們然後才能去救國自救呢！

今天說的話太多了。就此為止，祝大家努力！

宣傳叢書第六種

曾擴情在川講演集

講演者 曾 擴 情

編印者 中國國民黨四川省黨

務特派員辦事處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

月一日

